周禮輯義

周禮卷之九

姜兆錫輯義

秋官司寇第五

秋官稱司寇者寇之言害也主禁暴詰奸以除民害故謂之司寇也官名士亦名理虞書命皋陶作士月令季秋命理瞻刑察傷註云有虞氏曰士夏曰理周日司寇也餘見天官○明齋王氏曰秋官司寇於唐虞曰士然舜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則士之職兵刑兼掌而周禮則以兵分掌於司馬者蓋後世政刑既紛不得不分也

秋官司寇總序

此次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秋官司寇之道乃第五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邦禁即六典之刑典所以禁暴也刑刑之也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周禮菁華曰小宰言秋官掌邦刑此言秋官掌邦禁何也先王立法止於禁遏而已所以先言掌邦禁而後言刑邦國也司徒掌邦教而復設司寇掌邦刑者刑以弼教也縱欲敗類教之所棄故後世亦謂之司敗蒙之初九云利用刑以正法也上九則云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用刑本以禁暴致寇乃禁雖以順用末矣是知禁於未然者聖人之心刑以濟其所不

及者不得已也王氏曰禁之所以爲仁刑之所以爲義禁之不止猶有犯焉以義斷仁也

秋官司寇序官 此以下承上文序秋官設官之數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更稱刑官者承秋官掌邦禁刑邦國而言也司寇分大小者大司寇掌建邦之刑與統凡糾禁敎約之屬故爲刑官之長小司寇則奉其法攷斷獄中以恤民生而已刑官之屬多名士者取士能察理獄訟之義士師掌五禁五戒八成之類以佐司寇率屬故名師也諸士獨鄉士別官同署者鄉謂六鄉其職掌國中而各掌其鄉之獄訟故名鄉士猶鄉師與司徒同署而遂師則與署之意也餘見大司馬序官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謂六遂其職掌四郊而各掌其遂之獄訟故名遂士也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縣謂凡公邑之縣鄙其職掌野備各掌其縣之獄訟故名縣士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謂四方之都家也其職掌都家之獄訟而各掌其方之禁令故名方士以上二職役較多者地廣事繁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訝迓同迎也掌迎治邦國之獄訟與其賓客故名訝士也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朝音潮○掌建外朝之法與治獄於外朝之類故名朝士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掌登萬民之數故名司民也疏曰凡斷獄弊訟必知民年老弱是以司民雖非刑獄次於此○王先生曰司民所書生齒與大小司徒所閱人民夫家之數鄉師以

時稽其夫家。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之數一也而獨屬於秋官者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於好生耳。○寰舒氏曰吳氏以司民屬司空芬謂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豈無謂哉按其文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彼司寇念民之重如此其於決獄也寧不戚焉動其心哉後世不知重民而司刑者又多因人暴吏傷天心動國命亦獨何與則司民爲刑官之屬固周公之深意非世儒所及也愚按羣士之下司刑所以斷其成也先以司民繼以司刺者見惟重民者可言刑而猶求宥赦於刺中也又繼之司約司盟者欲寬減後先杜於於也此五司於羣士之意也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故名司刑也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刺殺也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罪定乃殺之否則宥且赦之矣故名司刺也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邦國萬民之約劑故名司約約之言信也信義定而訟獄可簡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邦國萬民之盟載故名司盟盟者以約辭告之神也信以要之神以誅之二者相表裏而信義益固矣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凡金玉之屬之戒令而受士之金罰貨罰故名也此以下二職相次者職金與司厲或罰贖或奴役皆不忍加之刑戮之意也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凡犯政為惡曰厲而盜賊其尤也掌其任器財賄與為奴隸之事故名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賈音古○掌犬牲故名也秋官犬人猶地官牛人春官雞人夏官羊人之屬或曰列司厲及司圜掌囚之間者亦取其守禦囚暴之意也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圜音員○圜即大司寇圜土之圜今獄城也掌之故名嚴禁禦故徒役多也此以下三官相次者司圜亦不忍加刑戮而奴役之也由掌囚而掌戮則刑戮隨之而掌戮職凡分五等自重至輕至髡而殆於宥之矣蓋先王仁民之隱如此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囚拘也掌囚罪人以待決故名也役獨不用胥者圜土中或以胥教道若罪囚但嚴晌守而已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猶殺也掌之故名役又不用胥者戮之則已非若司圜掌囚有典守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之言附也屬也自罪隸至貉隸屬籍於官使奴役及搏執守禽之事而司隸掌之故名也漢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路溝渠之役後稍尊其職使主官府及近畿糾劾相沿而變與次於此者奴隸乃坐罪以干法而其涉淡守衛以防姦以補法皆與刑相表

裹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罪隸謂罪人末臧爲奴及男子從坐沒入者彻名也以下五隸川之搏盜賊之屬非官職此故無爵而人衆其下亦無府史胥徒若地官胥師雖無爵而其下有史非官職之意也〇梁氏曰諸隸之人數以設法人衆而言耳或得數太多不必備額或不及數亦不必備補凡六官府史胥徒亦略設此或據設或借用或兼攝未必拘也愚按五隸之數梁說得之而鄭註謂五隸數皆百二十人爲限其外之隸民不在數內是五隸定數之外又有民也今攷司隸職首掌五隸之法而其下乃稱帥其民與帥四翟之隸以明之是民即罪隸與四隸而爲五也對四翟之隸故謂罪隸爲其民非隸外餘民之謂也學者以隋隸職歷參之可見

蠻隸百有二十人註謂征南夷所獲也說見下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音民〇註謂征東南夷所獲也說見下

夷隸百有二十人註謂征東夷所獲也說見下

貉隸百有二十人。貉，陌同。○註謂征東北夷所獲也。○明齋王氏曰：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皆臣服於中國，而此止於蠻夷閩貉者，蓋周人豈居西土，其化先及西北，故以服東南為貴也。舒氏曰：自司隸至此，吳氏移屬司馬，謂其守禁者，收其役，夏官服不氏諸職也。汾謂諸隸之役百官府，皆司隸掌其政令，亦若掌戮，墨使守門，劓使守關之類，其皆為司寇之屬無疑。況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凡囚執人之事，固司寇詰慝之意耶。愚按註以四隸為征伐所獲，蓋以其隸於刑官，而又與罪隸同列與。然罪隸不守王宮野舍，囚盜以為盜賊免死之人，不可以守禁密也。蓋四隸以守王宮野舍，疑是輸誠納款之民，如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從之者，而豈必皆夷之虜，所獲之餘之謂哉。學者以意逆之可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猶表也。

掌憲邦之刑禁，而執旌節以布於四方，故名也。六官獨刑官有布憲者，刑尤民之司命也。若諸官蓋以文書傳布之與。○平仲王氏曰：刑非先王之得已也，教之不率，乃從而刑之，又詳復丁寧，令知法之不易，如水火之不可犯也。如是而猶悍然犯焉，執法者可無憾矣。又繫遐陬末壤，特設布憲一官，以輔司寇布刑之法也。爾民寧懲其謹哉。舒氏以五官和布之外，俱不復設縣布之官，蓋以為

[illegible][illegible]欲剔之過矣愚按刑必先以布憲示之以生乎義也而其不得已而刑之者義以成乎仁也此布憲與禁殺戮禁暴相次之意也又次野廬以下至修閭者諸職皆國野之守譏啓閉之司察行上下生死之變審陰陽水火之宜無非除惡去惡與民更始斯秋官之義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禁民相殺戮之屬而誅之故名也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禁民相陵暴之類而誅之故名也殺多於禁殺戮者凡爲暴者不一端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廬者賓客行道所舍遺人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是也掌其守護及凡道路之事故名也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音娶〇蜡者骨肉臭腐虫所蜡也掌除骴及凡不蠲之事故名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壅同塞也掌堤防塞杜之事故名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水草不沉而浮其職掌凡水禁及酒禁之事用戒航逃沉溺之害如萍之不沉溺然故名也神農書又言萍能勝酒蓋其性亦然矣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覺也掌夜禁之早晚使人覺知昏旦故名也○王氏曰寐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之哉所以謂之司寤氏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烜讀如燬掌取明火及明水之屬而火爲主故名也王氏曰爟與烜皆火司爟掌變四時之國火爲陽火司烜則取明火於日爲冷火此夏官秋官之分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條杜讀爲滌滌狼猶言狼藉也掌辟出入糾紛若洗滌其狼藉然故名也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修治也閭巷門也掌比國中宿互欜之屬及有徵令守其閭互故名也職與野廬氏畧同但野與國異耳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冥音覓○冥之言陰也闇也其職掌攻猛獸懼其猛而難攻必乘其不見而陰取之故名也○王氏曰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縱猛獸以害人則傷仁故特設官攻之而謂之冥氏也雜說曰自冥氏至庭氏十一官皆順天心以除民害雖若傷殘乃所以仁愛此天之肅殺之意也故皆屬秋官王先生曰先王以善政生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觀周禮一草木一鳥獸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興利則地官主之凡除害則秋官主之也悉按秋官之職至肅清及於庶物而義彌嚴矣此所以軍闘耆老弱遂而其極至於中外咸實閑有懸志也冥氏以下廿二職次於脩閭之後銜枚伊耆二職又次之而大行人以下諸職乃於是終也有以哉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庶章預反注讀作藥煑之煑○庶之言除也掌除毒蠱故名也讀作藥煑之煑者謂除以藥煑去病去毒蠱亦然故除從之也翦氏凡庶蠱放此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謂穴藏也掌攻猛獸於蟄穴故名也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翨翅同○翨鳥翮也掌攻猛鳥而取其翮故名也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音昨○攻木曰柞掌其政令故名也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薙書或作夷註讀如鬄○殺草曰薙掌其政令故名也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硩司農讀爲擿猶擿也蔟讀如爵蔟之蔟謂巢也掌覆天鳥之巢故名也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除也掌除蠹物及熏蠱之事故名也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犮猶捇拔亦除也掌除墻屋之狸蟲故名也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蟈音國○蟈蝦蟆屬掌去鼃黽之鳴聲故名也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謂瓦鼓卽木梃穿土之鼓涿謂擊之也掌涿鼓以除水蟲故名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之言廷也清也掌射妖鳥令國中清潔如庭然故名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枚狀如箸橫銜之以繣結於項以止譁也掌司囂以令銜枚故名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耆氏古帝之號時始爲蜡以息老物故號焉明堂位所謂土鼓蕢桴葦籥伊

者官之衆是也後王尊敬老者設官以掌尚齒故亦因以爲名以上二官之次見賓氏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凡賓客朝會聘問之禮之禮而又適四方而爲行人故名也大行人其長小行人其副而司儀掌其擯相行夫掌其使役故四官別職同署與以下官次並見賓氏○朱子語類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擯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也明壽王氏曰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奸慝除悖亂而別禮司寇一官大宰之刑典小宰之刑職並先之以詰詰邦國夫所謂奸慝暴亂孰有大於邦國不道者哉法行自上不此之務而惟小民是詰猶舍豺狼而逐狐狸也行人之職在虞廷爲四嶽所謂賓於四門也而周公屬於秋官主於齊之以禮禮不克齊而以刑齊之而後有司馬之法也設官之旨深哉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名官已見夏官而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秋

官掌環賓客之任器故皆以名也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翟狄同○象之言像也傳中國語於蕃國則象蕃國傳之傳其語於中國還象中國傳之此官有才智主譯傳故名象胥也按註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寄言託觀言知譯言易也今總名為象者周德宏被南方故約與以統之翟即狄也周蕃國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多矣官役之數稱每狄者亦約詞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賓客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故名也

掌訝中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訝迎同掌邦國之等籍以逆待賓客故名也王氏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訝士以治獄兼訝賓掌訝惟訝賓為主也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交之言通掌通邦國之諸侯與其萬

民而通達之故名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其職今闕蓋邦民以犯掌察之以防姦宄故名官也稱四方未詳或曰每方官役之數卽此或曰四方共此數也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六人其職今闕蓋邦國所貢獻之貨賄掌檢收之故名官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朝音潮○朝者對都家而言也朝都家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而告其君長故名其官十爵而稱大夫者尊王臣也國者都家之通稱對文則分邦國都家散文則通也府史之下不設胥而設庶子者蓋以都家庶子之有才知者任胥之任而不名以胥以役之與夫朝大夫以下於行人諸官之役者猶夏官因邦國而及都家之義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其職

今闕。蓋主都邑之法則者。故名其官。卽大宰職八則治都鄙之則也。次此者。蓋禮先政。政先刑。故都家士之前。特設掌法則之官以率諭之也。但本官言都不言家。而註乃槩言掌都家之八則。未詳其義。攷春官都家宗人。夏官都家司馬。及本官都家士。皆都與家並稱。而此獨以都統家。倒似難通。蓋大都小都大而遠。故特置官以論其長。而家邑小而近。故不特置官。而則有所諭。亦其兼統也與。或又謂都則之下。亦當有家則。而闕文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二職今並闕。蓋主治都家之獄訟以告方士者。故名也。家士亦如之者。都與家官從一而已。○疏曰。此家士亦如之是序官中語。指官聯若夏官家司馬亦如之。則是序職中語。指職同也。愚按此乃註家不明夏官序職與序官錯簡而爲之辭也。其論似嚴。義則舛矣。詳見夏官都司馬。

秋官司寇序職上　此以下至承上文序秋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

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此首序大司寇卿一人之職也詰究也四方卽邦國之四方分言刑與詰者互文也不定也新國之民未敎故治以輕典平國之民已敎故治以中典亂國之民壞敎故治以重典此總言用刑之凡例而其下蓋卽中典而析言之也○東萊呂氏曰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猶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也姦慝隱而難知故詰之詰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隱慝狀不出隱顯兩端也少穎林氏曰輕典柔克之義也中典正直之義也重典剛克之義也書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是之謂乎鄭氏曰時輕重兼制可而名典例也時輕重所以制中也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上尙道暴詳作恭誤文也○此分言糾萬民以五刑也糾察也督也野刑施於六遂以勸功爲上而糾其力作軍刑施於六軍以用命爲上而糾其守律鄉刑施於六鄉以成德爲上而糾其盡孝官刑施於官府以賢能爲上而糾其職國刑施於王國以謹愿爲上而糾其致恭凡以恭於先而督於後也五者之序自野而鄉而國蓋自外以及內也軍旅本於鄉遂官府聯乎朝野故一二者

錯居其間與劉氏以五刑分屬五官如野刑屬事典圜刑屬教典之類如何可通此之謂巧果於理耳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寘音眞罷疲同寘同○此特言聚教罷民以圜土也圜土獄城之象能者謂不能自强於善也職事如後世城旦鬼薪之類明刑謂明書其罪於版而加諸背既附之又恥之也反還也中國猶言國中謂反於故里也司圜職云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齒之言年也雖既反不以年齒序於齊民也出逃出也不能改而又逃以倖脫者則以極刑置之虞書所謂怙終賊刑也○令氏曰人之為惡必有漸也放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則或伏尸市朝流血刀鋸雖悔之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為之所輕則坐諸嘉石稍重則歸於圜土皆未入於五刑也若因茲自新則復為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使民遷善遠罪之法也鄧氏曰刑先圜土何也先教也刑以勞教先教而後可刑也圜土獄乎非也民惰於教不被作勞如能矯然丞醜之所生傲狠之所始風俗所以日偷也刑諸則已重不則敗[illegible]而傷化矣故禁此焉衆爲之宅而教之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劑音劑下六職同 此通言以兩造

兩劑禁民訟獄也凡相告言皆謂之訟有罪名麗於五刑者謂之獄造至也束五十矢也劑者獄之要劑也鈞三十斤也金銕也聽者聽而斷之也朝郝氏謂公署之通名也入三日乃集致之者待其中悔也○註曰使訟者皆至且入束矢乃聽之使獄者各齎其書入鈞金又三日乃聽之重刑也疏曰分言訟與獄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獄事重於凡訟事故註云重刑也劑云今券書者小宰職註云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契即券書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王氏曰以兩造兩劑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謂之訟者以聯其辭為主劑書兩造備具師聽五聲此也王氏曰金矢如執贄然次取其直金取其實不直不實則沒之直而實者還之也恐抜束矢鈞金非利之也其意謂於禁民訟獄而已聖王之世民志大畏訟且息矣而其或有健險而不已者則以此禁之或乃疑窮民銜冤此非可齎則屢勝石而號擾路鼓而鳴先王豈不以此終困民哉登聖人仁至義盡而不念此哉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

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此又特言平罷民以嘉石也嘉石即朝士職之左嘉石註日嘉石文石也疏曰欲使民思其文理而悔改自修也一曰嘉善也猶刑曰辯刑附士曰福地也不之言成成其善也罷如王制罷於事之罷猶附也桎梏足梏梏項也坐諸嘉石使之省役諸司空使之贖也任猶保也坐役皆滿則使保而宥釋之也○臨川王氏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司救所謂衺惡而恥諸嘉石者也凡害人者司救所謂過失而歸於圜土者也謂之過失而罪反重於衺惡為其已麗於法也謂之衺惡而罪反輕於過失為其未麗於法也又曰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明無任者終不舍乃使州里相安也先王之刑人也不懈當其罪人也不懈財且凡司空之役與循平民而若之孰若役罷民以新之之為得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云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先王明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趨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於法則不得已而加辟以過之是亦生道而已又況衺矜忠厚之意藹然存乎其間其為小心意未嘗有陷排若後世嚴刑峻法固不足道而其得情而喜與大人有罪於於惡之意者則亦失矣除以上司救職以嘉石平罷民凡遠近惸獨

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惸與同長讀上聲下職同○此更特言其達窮民以肺石也肺石即朝士職之右肺石訐曰肺石赤石也蹴門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一日明士者推赤心以置人腹也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十五以下曰幼七十以上曰老士即謂朝士長道謂鄉君都師及鄉遂大夫之屬告必先驗其誠也長必加罪悠其罔也○臨川王氏曰以大僕觀之欲其速達甚於遂令然立肺石三日乃聽之者又恐民之責其上則上敝眊而不渫譖訴無告反不服治也易氏曰三日後聽遂爲罪其長者哉而緣以待其自定與否則遂從以達可也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又總言刑法之和布於始而因言其布刑一於萬民也不言乃施於邦國都鄙之屬者蓋司寇外又特設布憲一職矣○王氏曰刑例也例者成也於正刑而和之者刑雖有常亦量時有輕重也且民不可使觀刑也亦懸象使觀之者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陷爲物而愚不識及陷於罪而刑之不幾罔民乎觀象亦使知避而已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

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大史之大音泰○此因言其疏發盟書也歃血質諸神謂之盟結信書於簡謂之約大盟約謂王因會同而盟諸侯也天府大史內史皆春官宗伯之屬司會大官冢宰之屬發亦藏也言發重之也必大司寇疏而發之者刑一成而不可變盟書如之且違焉則刑之所服故也疏貳書將以考法也○汪先生曰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是詛之時盟約已見於民矣左傳云昔周公太公夾輔王室成王勞之而賜之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成周之時盟約又行於國矣殺業予以為盟約不及三王非也皆受而藏之者以大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國法國令之貳司會掌典法則之貳而六官群藏故也又曰府以天名尊之至也發書貳其事也賢書發於此見鄉大夫盟約發於此見大司寇獄訟書民數發於此見小司寇與司民而其登而藏之有不書貳者獄訟有一官書貳者賢能有數官書貳者民數有多官書貳者盟約其為重則一一而貳不及多少則與但數其事何如耳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鄉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此又訓言總上下之獄訟以典法成也大宰以六典待邦國之治以八法待官府之治以八成待萬民之治此依定斷弊以之也大祭祀奉犬

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禮胥因亨時案卜鑊同○奉犬牲猶司徒奉小牲司馬奉羞馬牲之屬戒之日即卜之日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也涖之言臨也誓百官戒百族部特牲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是也前之言導祭將亦然奉者司烜氏取之此奉進之也○王先生曰百官者百執事也百族者王之族姓也族姓與祭重於百官故獨戒於太廟之內所以辨親疎也大宰誓百官而大司寇涖誓非涖大宰涖百官之所誓於太宰者耳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涖大宰遂以爲大宰特誓紫而誓者乃餘小官也失之矣劉氏曰■大而人衆非臨之以刑官無以致其肅故涖之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於社。社謂社主在軍者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其屬謂士師以下蹕卽士師蹕於王宮及鄉士遂士夾道而蹕訝士居館而蹕是也凡前驅辟除謂之辟旁侍拱衛謂之蹕舊訓蹕爲辟止行人是以蹕爲辟也考士師及鄉士遂士訝士皆蹕與辟並見豈可合而爲一乎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

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鄉去聲〇此序小司寇中大夫二人之職而首推言其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也外朝在庫門之外詢猶謀也國有難謀所以安國將徙謀所以居君無適謀所以嗣也羣吏舊謂庶人在官也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猶朝士職三公州長衆庶在南槐也羣臣西面猶孤卿大夫及羣士在左棘也羣吏東面猶公侯伯子男羣吏在右棘也不正言諸侯者容不在焉虛之也擯揖之使前也叙次也弊斷也以衆謀輔王志而因所之也餘詳朝士及夏官司士〇鄉氏曰司寇刑官也首掌小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之何也重民也必小司寇何也大司寇之職名之則後邪禁後之則後民聽故小司寇首舉之則重無加焉爵王氏曰偏於之謂詢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皆從謂之大同則所詢謀者鄉士成作而及庶人則偏矣故以致萬民爲主也疏曰云以衆輔志者謀謂尊王賢明也鄭欲斷成命已稱衆舉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今能以衆輔成己志非賢明能之乎是乃所以尊王也愚按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公卿鄉老也三公之下惟言州長中大夫而餘不及賓夫鄉大夫及庶正以下各於其治若皆歸守入朝恐致衆故三

公外惟及州長也師旬之屬鄉官帥民徒亦不盡至
也況致詢萬民乎或乃謂凡鄉官皆在者失之矣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
此通言聽萬民之獄訟以五刑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附著也刑必當罪如著於物而帖然也用情猶王制所謂盡心也弊斷也十日乃斷則盡矣書謂鞫獄之書將行法則讀之使知所犯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此特言聽命夫命婦之屬之獄訟異常法也坐疏謂跪也有爵命不躬坐對簿使其屬若子弟代之也即就也王族不就刑於市而磬於甸師氏記謂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此亦下條八辟之意也○疏曰左傳元咺莊子武子皆命臣而得坐獄者何也代君也若兩皆大夫或以臣代君皆無嫌也介甫王氏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豈以故撓法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此又通言聽獄訟以五聲也情實也聲猶言也王氏曰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情僞故皆謂之聲也何氏曰人情雖察然心則不可揆心無愧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耳

目不亂心有愧則其辭支其色赧其氣喘其耳目皆惑也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辟音璧○此又特言其附刑罰以八辟也辟亦法也麗附也附猶著也疏曰八辟不在刑書議得其罪乃麗邦法而附於刑罰也親王之宗族故王之故舊賢有德者能有才者功有勳勞者貴有爵位者勤勤於王事者賓賓於王家者凡此皆議於王議其有無宥減以定法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中去聲下同○此又通言斷庶民之獄訟以三刺也刺者訊罪得其實之謂也疏謂五刑皆在三刺中誅謂刺爲殺者或舉最重者而言是也訊問也訊之而三以爲可殺乃殺之故謂三刺也中猶刑罰不中之中即所謂祭中也一云中實也正言斷庶民者非庶民則有八議也聽從也宥寬也三訊皆可殺爲三刺否則爲三宥又否則爲三赦詳見司刺職言刺若宥不言赦者赦則無罪刑也言聽民不言聽臣若吏者民爲主矣從省文也上服刑之重者下服刑之輕者

二王氏曰上服下服之服猶舜典言五刑有服呂刑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記言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刑者所以必聽於民者此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此大比下同○此內言其登民數也上登言藏下登即藏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以後皆載諸版而藏於天府以重民數也又藏其副於內史司會冢宰以制國用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實水於鑊以滌牲納烹如之以烹牲也

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辟同闢下四辟同○辟之言除也大司寇於大賓客大喪則涖王而已此則齊爲之辟難小喪亦然矣況大喪乎大司寇大師涖戮故此涖小師也祭祀大司寇前王不辟者祭嚴無用辟矣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此蹕佐大司寇使士師以下也稱邦爲國者變文一曰邦謂王城以內國謂王城以外也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此結登民數之意也司民星名見春官天府民事成故祀以報之也進退猶言損益數多則斂豐而用充數少則斂約而用簡所謂圖也○王仲王氏曰觀此而知成周之世

無遂民也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民必任一職一職必生一財故國用可以民數多寡爲進退後世非無民也冉冉紛紛以耗財則便耳於國用何與此天官九賦九職九式九貢必先以九職培其源也愚按民數國用並舉於小司寇之職不惟一見者蓋以見生養肅殺相爲表裏皆天命天討之意與此意不明而養民者徒以戕民而已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此以下結凡刑獄之事也羣士通謂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計者計其多寡斷者斷其上下登中猶斷獄之中也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其屬謂士師以下也帥其屬令以木鐸自雉門兩觀令之而已令羣士布憲則自六鄉而六遂及凡公邑之屬令廣布而憲之士師職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是也○按令羣士三字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九字爲義猶地官小司徒令羣吏憲禁令也而舊註乃以令羣士三字自爲一條而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九字別爲一條誤甚矣據其說謂上文帥其屬爲帥士師鄉士本文令羣士爲令遂士縣士方士而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爲布憲職之布四方憲刑禁也但本文案小司寇正歲帥屬觀象之文其布憲四方自指鄉遂縣都而言至布憲職案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邦國都鄙

之文其布憲四方則指邦國都鄙而言以士師及布憲二職考之其義甚明況令羣士三字若竟爲一條則文義不完而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九字若不承上文令字則又必不令人布而自布之可也而亦何以核於布憲職哉其非理益明矣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亦猶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矣此句本與歲終連文蓋錯簡也而王氏乃謂餘官皆以歲終與入致稱此以正歲者所以慎終於始且春主仁示刑以仁爲主也其說則巧異於理矣按太宰總百官歲終則令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豈有獨刑官正歲入會之理況此句與歲終則令羣士義正相承而士師職歲終令正要會又有明文乎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

左右並去聲縣懸同○此序士師下大夫四人之職而首縣言其掌左禁於未事也左右輔助也禁之使無犯法若輔助之也宮王宮也官野國軍並見大司寇例者署寺之通名此謂刑署也爾雅巷門謂之閎○繫於刑署徇示之而後懸於各門閭也以各職雜之可見○詳同古之禁皆亡矣今宮門有籍禁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禁其粗可言者

愚按五禁與大司寇五刑相表裏但五刑有鄉刑無宮刑而五禁有宮禁無鄉禁者蓋外刑不濫於宮闈其有宮罰則內宰之屬任之而已至鄉禁則統於國中即鄉士所謂掌國中而各掌其鄉者與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先後謂失深○此又歷言掌五戒於方事也先後相須也戒之使必守法若相須之也誓戒矢而戒之也若湯誓泰誓之類誥戒告而戒之也若湯誥洛誥之誥禁戒過而戒之也若遂人田役掌其禁令之禁糾戒察而戒之也若刑典以糾萬民之糾憲戒表而戒之也若布憲憲邦之刑禁之憲○劉氏曰在書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易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以五戒先後戒之使毋麗於刑罰聖人之仁也王氏曰誓非特軍旅而軍旅為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非特田役而田役為主宮中府中之類皆有禁也誥糾憲亦若是而已愚按事無所屬無先後之可言也自事如周齊而言則曰左右而自事內詳復而言則曰先後斯立言之旨與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鄉州聯合之事以施刑賞也比合追逐胥伺也鄉五州州五黨黨五族族四閭閭五比比以聯其居五人爲伍二五爲什以聯其人居則相安而不嫉來則相愛而不拒雖追胥賊盗事可合比而刑賞亦共之矣非見閭師職士師蓋以刑罰教也○明齋王氏曰隣界不相通隣伍不相救於是有逐盗賊罪陛防以病隣國者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其在軍亦如之如是宜合六鄉爲一家六軍爲一人矣泰誓云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使人各有心欲詰奸除盗得乎此周禮士師所以掌合州黨族閭比之聯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此特言掌官府政獄之屬以詔斷弊也官中謂司寇之官府中也察審也致猶報也謂其屬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類獄訟有待決者則察以告司寇斷而弊之而因以邦令報其羣士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盗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汋先鄭讀作酌一讀作如字諜音牒撟作矯○此又歷言掌士之八成於未事也士通謂刑官之屬成謂成法也汋讀作酌者謂酌探國事如酌酒然也讀如字者汋激水聲謂發激國變如激水也按穀梁傳僖八年鄭伯乞盟蓋汋之也前說是邦賊謂潛伏

陰謀爲賊害邦謀謂謀作行間爲偵諜犯邦令謂傲悍以干法撟邦令謂詐僞以矯制爲邦盜謂侵欺以盜財爲邦朋謂結黨以行私爲邦誣謂誣罔以惑衆○明齊王氏曰天地之道必有所主無主乃亂故萬姓戴君之心生於其性若八成之邦汋邦賊邦諜陰懷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撟邦令不從王法抗其君者也邦盜攘竊其君者也邦朋邦誣欺其君者也司寇詰姦慝莫此爲大士師所以定爲八成必誅無赦者以國家安則民乃安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辯註讀爲貶一讀爲辯今按當讀如字○辯爲貶者謂歲凶貶省猶朝士職聽刑貶之貶也或爲辨者謂辨凶荒之數若廩人職三鬴二鬴之類也今按辯當讀如字辯之言議猶朝士慮刑貶之慮耳註引朝士職良是但不訓辯之爲慮而改辯之爲貶則於下移民通財糾守之義難通若或說則地官之職與本官無涉而於糾守緩刑之義亦隔矣移民以下皆見大司徒糾守即其除盜賊之意也蓋因者皆慮而辯之緩刑乃其本職而餘則聯職與○則齊王氏曰按比閭卒伍及計邦用聚萬民天官地官夏官等職也而秋官亦治之盖爲治必從其本末有不教且養而可相安者秋官必本諸此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不至於爲盜也苟徒以刑罰待有罪不殊於古獲以取食吠者哉此司寇所以異於後世刑官也

凡以財獄訟

者正之以傅別約劑。別音鱉○此錯簡當在上上儀之前傅別約劑即小宰聽稱責以傅別聽買賣以質劑而此特指言其職以明獄訟所由正也○王氏曰以財獄訟者必有傅別約劑然後其實僞可正也民知此則無敢爲僞於其始而獄訟以省矣易云君子以作事謀始此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勝國謂所克之國也祈士祝教祭其社稷則刑官爲尸。一云尸以秋官者取成功者退之義也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辟壺與入見小臣及道饋

祀五帝。句 則沃尸及王盥。句 洎鑊水。句 凡刏珥則奉犬牲。洎音冀刏音機疏謂諸官所珥之祈本字也○沃謂沃以水也尸入門以盥匜及王將獻尸就盥皆士師沃之也洎謂添也小司寇實鑊水又添而增之也刏珥詳見夏官小子職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其屬謂鄉士蹕於王宮註謂燕賓時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註曰不從令爲逆軍旅干行陳爲犯師禁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會業稱要者月要在歲會中也國即下鄉士所掌國及六鄉也郊即下遂士所掌郊及六遂也野即下縣

士所掌野及各縣也五禁徇懸於門閭既承小司寇正歲木鐸之令矣又特憲禁令於國及郊野者蓋承其令羣士布憲而帥屬以憲其地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要平聲下三職同○此序鄉士上中下士五十六人之職也六鄉在國以外鄉士掌鄉而先言掌國中者註謂凡獄署皆從近六鄉之獄在國中也各掌其鄉未詳或曰上士總治二人分治各一人中士總治四人分治各二人下士總治八人分治各四人也察者察其虛實辨者辨其輕重察承聽而言辨承辨而言以方士推之可見死刑謂大辟及肉刑也要要書也猶書所謂要囚何氏謂如今界節招情也旬十日也職聽於朝謂其職當就司寇聽於外朝王制所謂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也界亦斷也羣士謂六鄉之士及朝士也鄉士就司寇聽獄於外朝則朝士

事述外朝之法而司刑往莅刑罰以麗民罪故皆在也遂士方故
此議獄訟也成之言定定其事實之書即所謂中也協合也另宜
也謂於合刑殺之日而與鄉士刑殺之也肆陳也大辟則陳尸於
市朝以警衆也免宥也謂王欲宥其罪則更爲斷會李三公參聽
於外朝王制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獄成于三
宥然後制刑蓄指諸此而文小有詳累也○王氏曰聚王刺獄而
必先李其民數而科戒之者以生息爲務科治戒令俾不坐於洲
罰所以生之也疏曰所司折獄得實案既成乃始就創詳斷汪難
從免必無免法但王者惠深愛物無欲免之恐有蓋刑理須刺會
也李氏曰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推不忍人之心則人無有可
戮可刑王欲赦宜也然天討有罪刑者非王之意天下人之意也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民猶相殺傷苟赦之不近於帥賊而攻人
予先王不敢輒赦必於外朝議可否也故知赦者非王赦之情可
赦也明齊王氏曰劉氏云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者刑人於
市與衆棄之非王可專也康誥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是也以此知雖在八議必反覆議其罪而後寬之豈若後之賜赦
與賜鐵券而預免其死罪者哉乎仲王氏曰天之大德曰生秋之
殺物其一吏耳嫌疑九四以剛懲者有司執法之公六五以深懽
者人主好生之德季世反是下以貫市恩上以嚴峻法君臣胥失
之矣寬仁如孝文而盜環警蹕僅賴釋之誅免逐其罪言濟茂以

錦相徵者乃爲一弄臣耳豈古所謂敎之三宥之三者乎讀周禮至此不能無感也愚按旬而職聽於朝舊聞必至十日因無反覆然後聽之則攷各職遂士二旬而聽縣士三旬而聽方士三月而上於國何期之不一耶蓋獄情恐其有反覆而以旬爲期此鄉遂縣方所同也而其間又以地之遠近爲期之疏數則所異也以朝士及地官質人治之期日參之可見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掌鄉之禁令者祀喪軍賓六鄉皆有供職也義見地官鄉師其屬謂中士以下有邦事謂三公以邦事至其鄉或鄉老有邦事也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上文祭喪之屬皆大事也此蓋謂軍旅會同田獵以軍令行之者與事並見鄉師職而鄉士以刑官主之亦會大師士師戮之之意也六鄉則言國有大事六遂則言郊有大事縣鄉則言野有大事皆謂獄署之所聚衆庶之處卽掌國中掌四郊掌野是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

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此序遂士中士十二人之職也六遂在郊以外遂士掌遂而先言掌四郊者六遂之獄亦在四郊也各掌其遂未詳或曰總治六人分治各一人或曰每二人各掌一遂也就猶往也鄉獄刑殺於國遂則就郊行之而已又言各於其遂者六鄉之獄併在國中六遂之獄分在各郊故各歸首其地且因以示警也疏曰會其期皆在外朝而王不皆會何也民有近遠故鄉獄王自會而遂獄則使三公會縣獄則使六卿會也餘見上職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稱邦有大事聚衆庶而不稱喪祭軍賓變文也事見遂人遂師職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見上職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

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

此序縣士中士三十二人之職也縣謂公邑之縣鄙是亦野也遂言之者野謂近六遂之野其縣謂甸地以外達於三百里之公邑矣縣士掌縣而先言掌野者甸地二百里并其外之公邑其獄在近六遂之野故亦先言掌野也各掌其縣未詳或曰亦總治數人分治數人也○王氏曰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而方士掌都家之獄則知縣士掌其間凡公邑之獄矣諸獄所居之地以近者爲主其所會之期以尊者爲先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是鄉之獄近於王城遂之獄近於鄉縣之獄近於遂此以近者爲主可知矣士師爲王先驅而鄉士爲三公先驅遂士爲六卿先驅縣士爲大夫先驅鄉士以王會其期而遂士以三公會其期縣士以六卿會其期此以尊者爲主可知矣愚按公邑之地徧於王畿而其地則甸地爲主甸地在二百里以内六遂之餘皆爲公邑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其郊地百里爲六鄉而稍地三百里爲家邑縣地四百里爲小都畺地五百里爲大都其間皆有公邑

地官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是也而註乃此謂稍縣都之不爲采邑者則爲公邑之縣而縣士掌其獄焉是畧其主地而止舉其旁地也夫甸地自在二百里之內而稍地縣地畺地皆在二百里之外若如其說是縣士方士所掌異而地之遠近則同也何以上獄訟則縣士三旬方士三月耶不特此也例士職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地官質人之治質劑者其期亦如之凡皆以遠近爲遲速不得混野與都而一之也若據註謂掌野爲大總言之而其獄一在二百里上一在三百上一在四百里上則縣獄不專在野並與都家同遠近矣而又何以三旬之期下異於三月上又異於一旬再旬耶大註所以設縣地自二百里以外始者則窮於鄉遂縣各以百里差之而未實以開方法考之也第差以百里則鄉在百里之內即遂在二百里之內而縣宜在二百里之外矣以開方法考之去國百里爲郊地通王城言之凡方百里者四方二百里者一方里而井者四萬內去山澤城邑塗巷三之一猶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有奇再去其不易一易再易萊地三之一猶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也去國二百里爲甸地通郊地言之凡方二百里者四方四百里者一方里而井者一十六萬除郊地四萬井猶十二萬井再去山澤城邑塗巷及凡萊地之數如郊之法猶三萬九千九百九井有奇也而郊地之六鄉七萬五千家計爲井八千三百三十三井

有竟其餘之所存凡五千井皆當爲六鄉餘地之公邑甸地之六遂井如六鄉餘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六井更當爲六遂餘地之公邑而謂公邑惟三等采地之餘可乎自郊地至畺地皆有公邑而畫師獨稱以公邑任甸地者六鄉餘地止居鄉十之六稍縣都之餘地無定數郊亦約矣而六遂餘地幾四倍於遂故獨主之也蓋地官縣師總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凡公邑之地而在秋官則正掌甸地之公邑者乃爲縣士其六鄉以外之公邑則遂士實掌之且爲略焉遂士職首稱掌四郊是也其稍以外采地之餘邑則方士兼掌亦如之方士職稱以時修其縣法是也諸職之各有條若郛理如此安得不考其名實而致紛義之譏失哉學者幸體之

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邦有大役縣師所謂若有軍旅會同用役之事則作其衆庶是也其祭喪之屬以進故不得與矣言役亦變文也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見鄉士職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

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此序方士十六人之職也。都家謂畿地之大都、縣地之小都、稍地之家邑也。其獄皆非一界，以掌都家推之，則家之獄在稍以上，小都之獄在縣以上，大都之獄在都以上明矣。故其上獄亦不以一句爲差，而以三月爲差也。不言獄聽於朝，有其主君在焉，方士不得專也。書，方士書之也。與獄敘也。聽獄訟者，黃氏謂都家之士也。聽辨既成而上於國朝，既聽又書其成，以付其都士家士原聽訟獄之人而已。其協日刑殺以下亦其主君及都家之士爲之，故不言也。○王氏曰：司寇聽其成之成，乃都家聽斷之成而上於國者也。獄訟成，則有司羣士司刑議斷之成也。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大事亦謂會同、行役、師田之屬。各掌其方，蓋方士十六人，四人各掌一方也。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法即縣師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之屬。方士亦修縣師之法者，三等公邑與三等采地，其地治相通，故方士掌以時修之，猶鄉士之掌國中、遂士之掌四郊之意也。歲終則省而誅賞，蓋亦與縣師之三年詳縣置相表裏矣。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即都士家士。凡所上治主之者，謂獄訟之小事，其弊斷不如刑殺大罪以要成上於國也。此章書

註謂都家之獄其吏自協日刑殺士師但書其成及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耳所上治謂小事不附罪者都家之士既上方士主告於司寇聽平之也按獄至司寇聽於外朝則其反覆有失實者自是定矣鄉士遂士縣士諸職皆繼之以協日刑殺以此非獄尚疑於失實而竟卑首其民可知也方士之刑殺自行於都家之主若吏故黃氏謂書其成以致於原聽獄者令其行之也豈若所稱書吏名備失實之謂哉且既以所上治為不附罪之小事而又謂主告於司寇聽平之豈小事矣而又有司寇聽平之理耶故施正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此序訝士中士八人之職也四方司農謂四方諸侯之國也不明言獄訟者蓋亦括王之內外故賓客至而逆送之矣論者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也治於士之士指士師也註謂讞疑辨事先來詣乃通於士師如今郡國亦遣主者吏詣廷對議也刑有治於士者邦國獄不盡造聽王朝但疑者則以治於士師耳亂獄註謂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成之者奉命往正其罪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也一云上下淫亂之獄恐中有乖張故往成之節除訟聽於邦國之社

之憲也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行人謂小行人其屬謂役也居館之蹕猶禁於王宮之蹕暴客謂暴其客者道引也客凡出入皆道引之其有所治又贊助之也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大事亦謂邦之征伐之類誓禁誓命之辭禁戒之法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朝音潮藏內同長上聲辟闢同○此序朝士中士六人之職也外朝即小司寇之外朝羣士謂上中下士九棘三槐註謂棘取赤心而外刺槐取黃中而美懷也左即所謂西面右即所謂東面面即所謂北面孤卿大夫位

左而公侯伯子男位右所以尊閩君三公對君而以孤卿大夫對公侯伯子男所以尊王臣寮臣寮侯皆衆故棘有九公三而已故槐以三也左嘉石右肺石薛氏謂左罷以扉罷民右尊以伸窮民也朕除也呼以徵百官之衆位徵以辨萬民之叙列慢朝謂處班不肅者鉏立謂達班妄立者族談謂聚語諠譁者○註曰王有五門三朝五門之序一皐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三朝之序外朝在皐門之內治朝在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而司農之於門則謂二曰雉門三曰庫門於朝則又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何耶按明堂位魯之庫門天子皐門其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庫門者如天子之皐門而以內兼外所名雉門者如天子之應門而以外兼內也雉門爲中門設兩觀閽人幾出入與宮門同禁民不得入也而外朝有肺石以達窮民則外朝在外明矣周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應門內者謂之治朝其在路門內者謂之燕朝而鄭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也何哉雒說曰吏治未必盡乎而民情不可使壅故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主之而聽之者朝士也路鼓立於寢門之外大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之屬也凡老幼孤獨之民欲有復於上而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朝士聽達於王以擊路鼓大僕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聞僕而以復於上成周之民所以日達於上者由聽掌有其人先後有其序也少蘊葉氏曰周有三

想燕朝在路門之內王與宗人嘉事之朝治朝在應門之內王日視治之朝外朝在皋門之內王詢萬民聽獄之朝也外朝之政小司寇致萬民而詢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用後其大治朝宰夫掌其法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與諸臣萬民之復逆大燕說諸侯之復逆掌於大僕三公孤卿之復逆掌於小臣羣吏庶民之復逆掌於御僕而大僕又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觀三朝之法則知周之盛時戶庭無壅其疏通涸達何如哉況治朝之大僕及司士燕朝之大僕小臣御僕皆屬於夏官而主眡治朝冢宰贊之大僕正位不眡朝則大僕辭於三公及孤卿其燕朝臣民之復逆亦與宰夫相關以此見周人宮中府中實為一體而更無內外之分矣後世可不法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畜休去聲○貨賄曰得人畜曰獲皆謂遺失也士朝謂朝士也下節言士放此擧取也不遽取者將待其人而反之也公公家也大者公小者私皆制以義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凡士之治亦謂朝士之聽治也其期日謂始犯事以來至已聽時矣期外不聽凡以息訟也餘詳地官質人○鄭仲師氏曰凡士之

治有期日。疏謂即上文鄉士遂士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聽者也。今玩經文，乃謂民赴愬於士，以遠近爲期限而聽之耳，非謂鄉士遂士等所上之獄成也。上獄成踰期，則宜誅責有司而速聽之，豈漫然付之不聽而已哉。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屬，如字，或音燭。傅，音附。○凡貨必責其償，故謂之責。判書，即小宰聽稱責以傅別者。以治，謂可以治也。同貨財以下，令姑以舊解釋之。同之言聚也，合也。行猶出也。註謂富家聚斂者，令於民閒之貸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若令加貴取利，坐贓是也。屬責，謂有人欲以他責乃別轉與人，爲使償其財主也。傅猶近也。其轉償之人或以原舉責之人死亡，抵冒其數爲少，則必以其地比近者爲証而後聽治也。一謂屬責乃財主有他故，或疾病，屬令家人若親故取之也。其舉責之人或有抵冒，必以其地鄰見屬者及其原立傅別乃聽之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盜賊軍，謂盜賊羣輩若軍也。一謂軍伍爲盜賊也。鄉邑謂隣里。家人，謂事主。書於士，謂鳴其事於朝士也。以嚴禦盜，故當其時殺之則無罪；以大很仇，彼害之後殺之亦無罪。○葉氏曰：此報

仇讐即地官調人職所謂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也益父兄師長之讐被人殺害禮文有不共戴天不反兵而鬭之義而因過誤而殺傷者又虞書所謂宥過無大周書所謂眚災道厥辜時不可殺者也故令避之以示赦四裔屏遠方之義若不從下命而避則非誤而故矣故又寄于士與以節而使得以自執之也愚按葉氏之說極得虞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二條法外之意其不官執之而與執之者宥過者上之仁報仇子孫之義與此其與調人職正並行而不相悖而說者求其解不得乃謂仇人放在遠方會赦還里而因殺之也如其說涉論說與放流有別果赦放之矣三代以上有赦過無赦罪此如宥赦而殺之是亦抗上命也可乎哉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慮圖貶省也今圖謀其刑之可減亦以憫天菑慎人害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此序司民中士六人之職也版戶籍也猶今黃冊書某鄉某里人也異別也下之言去登生而去死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

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會音檜○司寇謂小司寇，司民星名，必祭之者，王治以生民爲源，將驗登耗以黜陟其群，遂大夫、公邑大夫及采地之王也，餘見小司寇及天官天府○東萊呂氏曰：地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焉，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書，一藏諸閭，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制廢久矣，秦始皇復令男子書年，而不及女，特恐民之避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哉。不仲王氏曰：司民之屬於秋官也，仁哉，一獄成而民數闕焉，民皆子也，失數而陷於罪戾，民而成已成，是一獄成而上貢兩罪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劓音異，刖音月○此序司刑中士二人之職也。麗，附也，合也。墨者黥面，劓者截鼻，宮者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刖者斷足，四者所謂肉刑也，殺則死刑也○註曰：按書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

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疏曰觸者不行君命易則改易之也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至周減輕刑入重刑是夏刑輕周刑重也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遂除墨劓刖三刑宮刑自魏至隋唐而除黃氏曰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法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墨劓宮刖之法蓋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刑一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也文帝以鉗笞代之然民觀鉗笞之輕而陷於罪後世皆一劓一刖之屬而招其罪至於大辟者可勝計哉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鄭言罰者刑疑則以罰也辨者使輕不失出重不失入也○王仲王氏曰聖人之制法也如權衡然物自以其質輕重而權衡不知也故五刑設於三代而三王之仁聞世卒莫及焉德怨皆不能緣之而生則仁之至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

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忘音妄旄毫同惷蠢同○此序司刺下士二人之職也司寇亦謂小司寇也訊羣臣以下謂訊之而可刑殺者猶言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也不識謂若報仇讐以甲爲乙而殺之也過失謂若舉刃欲斫伐而誤殺人也遺忘謂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投射矢石殺人也幼弱年少而蒙者老旄年老而昏耄者惷愚性惷而無知者三法謂三刺三宥三赦也餘見小司寇○何氏曰罪雖當殺然不遽殺也一詢諸公卿大夫之尊二詢諸府史之卑三詢諸國人之衆皆以爲可殺而後殺焉然又求之曰豈其不知乎豈失誤乎豈遺忘乎有是三者則宥以寬之又求之曰抑其人小弱乎或老耄乎或愚惷乎有是三者則不止宥而直赦以釋之也所謂求中者如此馬氏曰唐虞三代所謂赦者必其情可矜或其事可疑然後赦之凡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皆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秦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示罪之輕重凡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姦宄亡命復詣於是赦遂爲長姦之門也大康侯胡氏曰舜典云眚災肆

於易之解卦云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三宥三赦此此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縱有罪虐無辜矣後世始息爲政其弊益滋益流於此諸葛武侯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之矣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愚按人赦者世號爲美政而先儒蓋不與也然辯刻者或又假爲口實而峻以自用竊謂刑之爲道其始必無濫刑而失入其終必無濫赦而失出失入則誣良失出則保惡之二者皆非小失也嗚呼是非仁至而義盡者孰能與於斯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贄之約次之

此序司約下士二人之職也邦國該都鄙而言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是也約謂以言相約劑其券書也神約如成王命魯外祀則郊社內祀則大禘之類是也民約如分晉以殷民六族衛以殷民七族晉以懷姓九宗之類是也地約如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是也功約如虢仲虢叔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之類是也器約如魯得用四代之車服禮器之類是也贄約如大宗伯以玉作

六擋及春秋以璧請假許田之類是也註曰六約自諸侯至民皆有之治者理其相抵冒者也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約劑邦國為大萬民為小宗彝謂宗廟之六彝丹圖春秋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之是也其劑未詳或曰畚雕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書之以藏於天府及六官之屬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珥註作衈辟同闢藏去聲〇訟若宋仲幾不受功士彌牟請覲諸故府之類辟開也藏謂天府所藏也珥者釁其處器以牲也大亂謂僭忒不道若吳楚稱王晉文請隧之類故六官之屬同辟藏也〇王氏曰大者書於宗彝盟諸神示無疑也小者書於丹圖色以丹示無隱也不信者服墨刑以宜作不信則逞焉墨而不明也

司盟掌盟載之法此序司盟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盟載謂盟書之載書也詳見春官詛祝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邦國謂諸侯也有疑而會同以盟之所謂謀其不協疾明神卯曰月山川之屬貳者副大府也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六官及大

史內史司會皆貳之而獨不及司盟之貳者葢互文與此言邦國之盟約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命謂君命也如者如其詛神及貳書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貳亦謂貳天府也大盟約六官及大史內史司會並貳之此民之小約劑則司盟貳之而巳約劑而貳以司盟者以神臨其終也獄訟亦使之盟詛者以神涖其始也此以上言萬民之盟約也或曰言邦國亦兼都鄙言萬民亦兼羣臣也○黃氏曰犯命不信皆當刑辜士及司約職所稱是也不刑而盟詛何也如詛盟臧孫詛子都之類矣獄訟斬闕罪當坐而罪不可盡刑故盟詛也射考叔當坐而子都以避罪故詛之訟獄覆情匿詐無實證不可考核繼則恐其枉故亦爲盟詛止之也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爲去聲○供致其牲如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之類所以盟也又供酒脯所以祈明神而申嚴盟也此總言之也○或疑則官司盟程子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也但春秋信義皆亡日事盟詛不尊王命故春秋凡書皆貶也惟胥命一事稍爲近正故黎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王氏曰世之治也人必相與以誠相示以信知畏

於神而不敢欺知敬於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有畏敬之心而發
畏敬以先之而因以爲盟詛焉大壞而至於成俗則同盟瀆亂矣
爭者豈小補哉臣刑務蓄民罔中於信則盟詛寄世已然而記者
以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黄氏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
會而民始疑然則盟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之
補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此民所以畔且疑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此序職金上下士十六人之職也金玉錫石見地官丱人丹青若丹砂空青之類凡戒令即謂受入若供用之屬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媺美同楬音傑藏去聲○入征謂丱人入其征也楬櫫璽印也楬其名而印記之也爲兵器之府謂槀人若攻金之屬守藏之府謂玉府之屬總數曰要入於大府也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金罰所謂金作贖鍰也貨罰罰凡帑也入於司兵以作兵器若市物材也按夏官槀人職受財於職金司兵無文本經不言入於槀人而言司兵者槀人乃司兵之屬槀人受財司兵可知也義詳司兵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金版未詳鄭注曰金版餅金也王氏曰掌次大旅設皇邸先儒以邸爲後版屏風以金飾之也按二說不同以金飾屏義相未協攷禮器大饗之禮納金示和也金次之見情也金版殆爲此與大故用金石謂寇戎喪戒作罪禁之具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賈價同○此序司厲下士二人之職也凡犯政爲惡曰厲盜賊爲其任器其所用之兵器貨賄其所得之財物物者名也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其奴之奴孥同卜如字齔音襯○其奴謂盜賊之家屬爲奴謂從坐沒於官而充役也罪隸見本官司隸舂槀見地官舂人槀人即所謂爲奴矣有爵不奴所以貴貴七十不奴所以老老未齔不奴所以幼幼毀齒謂之齔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齔也○明齋王氏曰或謂盜賊之任器貨賄即與所捕之人則民爭務於逐盜豈非止盜之方乎是不然豈秦人尚功首虜之法驅民以利者也先王養民厚矣其有寇戎盜賊爲生民患辟大養而伐之民猶敵壘進有賞退有戮何假此以誘之耳既開此路則惟利是

赴要功生事無所不至惟法制未備民或有此不當計其贓物以阻斷強之士耳愚按盜賊自取財而言則強曰盜竊曰賊盜大而賊小掌戮職刑盜於市是也自叛國而言則又盜小而賊大國史凡反逆皆書賊掌戮職斬殺賊諜是也此職兼有二義而男女爲奴則指叛國言之若止取財則盜亦不籍沒其上下耆幼況賊乎罪人不孥先王之法也

犬人掌犬牲。此序犬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牷音全瘞音意幾珥音義見夏官小子及士師職駹音尨○體完毛純曰牷物伏者謂埋祭時伏牲而瘞之也尨者謂祭祀時飾牲而埋之也幾珥釁廟之屬沈祭川辜磔門也雜色曰駹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令。相去聲○相以擇之牽以呈之也王氏曰相犬者謂其屬賈四人牽犬者謂徒十六人掌凡政令則非特上文供用者而已

司圜掌收教罷民。罷疲同○此序司圜中下士十有八人之職也圜即大司寇之圜土收教即其聚教謂教役而使之悔改也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

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去冠飾令著墨幪而已所謂畫衣冠之意也舍猶釋也前所謂設於中國數出之出謂能改舍出者也餘見大司寇此歷明收教之制也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但加明刑及罰令役事而已非五刑之虧非五罰之出鍰也此因其制以申其義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七字爲句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拲長同○此序掌囚下士十二人之獄也凡囚者謂盜賊以外也梏拲桎劉氏謂木其項曰梏木其手曰拲木其足曰桎是也惟三木分施於項手足故罪之上者項手足三木皆備次者但項足有木又次者但項有木而已賈誼乃謂木在手爲梏兩手共一木爲拲則上罪梏拲而桎云木在手而又云兩手共一木難通矣且下節加明梏註同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以著之也則梏是木其項益明矣梏象廣於拲桎施明刑焉後世謂之枷易何校滅耳是也而如之何謂爲木在手乎覺斷也盜賊以下皆守以待獄也○疏曰此謂五刑罪人也古者五刑不入圜土身居三木掌囚守之

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王族及有爵縱重罪亦一而已尊故也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朝音潮○告者謂告以罪犯姓名及刑期也朝謂外朝士劉氏謂士師也加明梏以適市者書所犯於梏使警衆也不適市而適甸師且不明梏者慮於刑褻親貴之義也待刑殺者待掌戮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註作膊字之誤也○此序掌戮下士二人之職也賊謂諜不軌者諜謂行間諜者親謂凡五服之内親也註曰斬以斧鉞若今腰斬殺以刀刃若今棄市搏即殺而膊諸城上之膊磔去衣以磔其尸也疏曰賊諜二者雖皆大罪仍擇大重者斬稍輕者殺其膊則同也王氏曰殺其親者賊仁故焚燒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賊義故辜磔而不令其體也此皆言殺刑之極也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踣音匐○

殺人者謀殺故殺之類辜作也罰殺而作其尸也肆陳尸也此言殺亦辜也亦如之者謂刑盜於市及凡罪於死罪者皆肆之也此言殺刑之大也殺之句師氏者掌四夷而王乃殺之也此言殺刑之下也又辨亦如之者言軍旅田役其斬殺刑戮皆於市肆之正以見惟同族有爵乃殺而不肆之義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積音恣○去髮曰髡積諸積也王氏謂諸守各以其宜也此又言不殺之刑也○劉氏曰用刑人者刑之以懲其罪養之以全其生也先王之於刑民無所容怒刑諸彼其自取非王刑之也王氏曰大辟以下輕則流之流之則有常貢刑刑之刑之則有使而役之又鄭公家不畜刑人何哉蓋公家雖使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此與子餘祭見殺於閽者秋譏之也則齊王氏曰禮記以髡爲同族犯宮刑而被者非也夫公族不髡其刑但戕宮爲刑者可苟降從髡則應劓則官不復減刑乃反而世懲服於末職大五刑爲四等殺之盡仁之至也而後世除肉刑則三等耳兩亦如之句上指凡民下指軍旅田役罪無殊科是乃軍民一體之道也而後世軍職或加末減蔡氏農分而處之亦失其平矣其親貴非全貴刑直誅諸市也亦當句師氏之遺制乎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此府司隸中下士十四人之職而總屬之也五隸館

下賤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也物凡兵器衣服之屬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其民謂罪隸之民對四翟故稱其民也搏謂搏執也辱事謂煩辱之事積聚也任器見牛人及司厲囚執人之事謂執其人而囚之也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亦承罪隸之民而言也煩辱之事如輿祀職徵隸之類以義推之此節當在罪隸職之末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翟狄同○四狄卽蠻閩夷貉也野舍卽掌舍之舍厲禁見山虞澤虞之厲王之野舍亦有之按下四翟之隸守王宮野舍之外別有役使而此止言其守者惟守王宮野舍則司隸帥之也○王氏曰古者守在四夷治敎旣明則四夷莫不向德內可使守王宮外可使守野舍此司隸所以帥之也必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者四夷各有利器宜服此王制所謂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敎不易其俗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

為牽徬此序罪隸百二十人之職也役百官府若積任器因執人是也役凡有守者若捕盜賊是也使令之小事及以牛助轉徙而在前為牽在旁為徬皆兩中之厚事也封國謂建諸侯封家為立大夫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明齋王氏曰十四字宜屬閩隸為是按司隸職止言師四翟之隸守王宮野舍不及罪隸且宮正宮伯之士庶子虎賁氏之虎士及司隸四翟之隸王宮之守皆無假於罪隸者又以文勢推之豈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閩隸正服此簡蠹誤衍於此也愚按此十四字宜從王氏入閩隸職而司隸職邦國有祭以下十八字當在此蠻隸火役古文之失正者多矣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校音教○此序蠻隸百二十人之職也役養馬者註謂役校人職王馬三千餘其徒八十人不足給故也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說見司隸不言服邪服省文也下放此○陳氏曰古之宿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諸隸所謂在國則守王宮舍則守王闈也云四隸如蠻隸者周職南方為尤遠貢其來故掌四夷之官稱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云以雅以南記云胥鼓南意皆可知矣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此序閩隸百二十人之職也畜爾掌畜職也掌子未詳註謂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家事而以閩隸役之也王氏謂子鳥所生也以上下職例之王說爲近蓋取那若雛以隸於其所而使伏而養之與然義皆不甚安恐有脫文或曰掌字乃鳥之誤也○明齋王氏定此下脫其守王宮二句誤衍於罪隸職今從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此序夷隸百二十人之職也牧人掌牧六牲役之者供芻茭也與鳥言如傳稱公冶氏能明鳥言之類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此序貉隸百二十人之職也服不氏掌養猛獸故爲之役言教擾不言阜蕃者猛獸不乳於圈檻也與獸言如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之類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秋官司寇序職下　　姜兆錫輯義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此序布憲中下士六人之職也憲邦之刑禁蓋下二節之總綱凡布刑禁示萬民而布憲爲表懸而號令者其常也大司寇和布刑於邦國都鄙而特爲執節而宣布之則事大而職彌重矣故下節特以正月之吉言之

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旌節謂道路之旌節也小司寇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者以鄉遂凡公邑地近故令其鄉士遂士縣士布憲之而已此大司寇布刑於邦國都鄙以施讀事重非方士訝士所專主故又設布憲以旌節宣之也詰者所謂詰姦慝刑暴亂也及其都鄙謂非王畿之都鄙而已達於四海則統所詰者而極言之也○明齋王氏曰易云先王以明罰敕法其制爲皆視民若禽獸然豈欲其不見而網羅之哉蓋使之知而不犯乃可爲民父母也故大司寇掌和布刑於邦國都鄙縣刑象於象魏又以小司寇及士師之屬而復設此職以專讀之事執節布憲則所謂不教而殺者鮮矣劉氏曰以中士二

人下士四人胥徒四十四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使必聞其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憲於民者以達於州伯州伯達於卒正卒正達於連帥連帥達於屬長屬長達於諸侯諸侯以達於其都鄙庶乎其可及也愚按劉氏遞布之說善矣而其說又謂布憲執節巡方誥其違禁者則非也夫宣布未能必達曾巡誥遊難於宣布而諸人反能達乎以經意推之乃職官六人與其徒役分爲諸路執節布於四方之州伯以使達之而所謂誥四方而達於四海者乃四方各以所布者誥糾姦慝耳蓋總布爲共粥觀而遞布而分誥者皆非其所觀也劉說語有離合故節存之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大事謂師田喪役之類號令亦憲布之意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此序禁殺戮下士二人之職也司之言察該下四者而言也斬殺戮謂吏民私相斬殺戮也傷人不以告謂里閭毆擊不敢告也攘謂猶卻也將治其獄而其人卻而不受也疏謂官有文書述辯不肯受也遏止也見其欲訟覓而禁遏不得行也告謂告司寇以上於王也誅者凡五刑之通稱○疏曰此官恆在民間私覘惡事而告於上故註以司爲察也知斬殺

戮是吏民相斬殺戮者以傷人云不以告則斬殺戮盡是不以告明是吏民私相斬殺戮也李嘉會曰禁殺戮之人上所以懲隱也或其人財勢縈紆而冤屈不伸有如下四者皆告於上而誅之也愚按斬殺戮及傷人皆人畏其勢而不告者故此官掌察與殺傷人之人以告而誅之於不以告者無與也撲獄者乃殺傷人之人被治而自撲之益當誅其怙惡遏獄者則被殺傷之人欲訟而人遏之兼當誅其黨惡蓋本官以禁殺戮為職而罪則各有所歸以治之也或以不以告者與遏訟者同科則失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正征同撟矯同○此序禁暴氏下士大人之職也正如力征經營之征亂暴力征謂敢作威怒脅衆從已也撟誣犯禁謂撟曲誣罔以觸刑禁也作言語而不信謂造作無然之語以熒惑衆心也上職惡已著誅以遏其流本職惡方形誅以清其本也○劉氏曰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以其邪而害於風俗也禁暴於三者以告而誅之殆此類與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奚隸註謂男奴女奴或謂郎司屬入於司隸者

也。聚而出入謂有役使也。司察也。牧治也。○明齋王氏曰先王之政令禁戒期民之不犯也而凶頑者明知而犯之甚者姧徒亂政惑衆則王法不行民相率入於邪惡矣此禁暴氏所以設也周禮設官不遺王之宮寢刑官若無與於王宮而司隸掌四翟之守禁禁暴司奚隸之出入先王端本清源之道蓋如此。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此野廬氏下士六人之職也達通也道路即地官遂人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之屬四畿四方侯國之畿比校也宿息見遺人井以飲食樹以蕃蔽此首言治道里也。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欜柝同○守涂地之人謂廬旁居民也相翔猶昌翔謂行止不軌者此因言衛賓客也。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擊音係去聲○擊謂車轄相觸互謂交互不通敘者令以次行也為之辟者傳王命敬王官也此皆衛賓客之意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橫行謂橫截田畝而行者徑踰謂射邪趨防而越者皆妨農害衆故禁止之此亦治道里之意也。

凡國之大事比

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修修梁除闢除也亦治之事也道禁註謂若漢法絕蒙布巾持兵仗之類也亦衛之意也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幾譏同埽糞埽也亦治之事也幾察也行作不時謂動非其時不物謂用非其物亦衛之意也○劉氏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數者皆以待賓客師役之屬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則職往來按比而齎其守衛者也明齋王氏曰觀周官野廬氏之職客雖達道如由堂階閒耳單襄公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而知陳之將亡則野廬氏之職廢也

蜡氏掌除骴。骴音恣○此序蜡氏下士四人之職也虫生曰蜡肉腐曰骴除者屏且埋也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之言絜也刑者謂刑宮以下任人謂任勞辱者凶服謂服衰絰者祭祀在廟壇而除禁及郊野者凡以避不恭違不祥也首節正言其事此推言其類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

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縣，懸同。○楬者，削木爲牌而表之也。日月謂死之日月。有地之官，若閭胥里宰之屬。註謂若今鄉亭也。書且懸於此者，使其官守掌之而待其親屬物色之也。此又詳言其法也。

掌凡國之骴禁。禁，卽月令孟春掩骼埋骴之屬。稱凡者，廣舉之詞。○鄭鍔曰：王政行於天下，生有養，死有歸，安有枯骨遺棄，尚待設官以除之哉。然其無主後而死於道者，亦未必無也。有是事而不爲收掩，則傷君之仁；無是事而懸是官，則仁於枯骨之意，亦盎然形於天下矣。愚按月令埋骴，言其仁也；周官除骴，言其肅也。除則埋之，二者並行不悖，而義則各有取與。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此序雍氏下士二人之職也。溝澮見遂人。貫而行之謂之瀆，畜而止之謂之池。禁者，恐有壅弃爲害也。凡害稼者，謂禽獸之屬。穿地陷獸曰阱，設機制獸曰擭。春農事方興，故爲阱擭以禦獸害，爲溝瀆以通水利。至秋功成，故塞杜以生之也。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依山爲苑，就澤爲沈，皆利己害物也。○註曰：擭作鄂也。地堅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也。塞阱杜擭，恐其陷害人也。書費誓敜乃擭、敜乃阱是也。禁山苑澤沈，爲其就會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也。

疏曰詩云柞鄂者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會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沈者謂以藥沈於水以殺魚及水蟲也王仲任氏曰物出而害苗也則殺之民就物若而加之害也則禁之故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 此序萍氏下士二人之職也水禁者恐津渡之失宜及游池之妄入也幾酒者察其非時若酒誥惟祀茲酒之類謹酒者戒其無節飲其後將無醉之意也萍水禁而及酒者酒之溺人猶水也○東萊呂氏曰周公命康叔撫衛作酒誥一篇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淫傷德敗性及再變如漢文帝爲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此之酒誥已無此意矣然猶重本以抑末及三變桑弘羊建榷酒之利公家自專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也米歲蘇氏曰自漢武至今皆有酒禁刑至流私釀終不能絕周公銜何以禁之曰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督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督子而責之學乙督子而奪之食此公所以能禁酒也

禁川游者 恐溺水謂之游恐其狎而玩之故並禁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此序司寤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夜時謂夜之時

刻若今甲至戌也以星分之者漏箭之升降靡定而星辰之出沒有常也馮相之屬在春官為占天而設司寤氏在秋官為禁夜而設故詔夜士以夜禁也夜士主行夜徼候若漢法都候之屬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此夜禁之目也星未沒曰晨更已深曰宵自宵至晨通曰夜禦者嫌禦之禁者嚴禁之也私出曰行深夜曰遊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齍粢同○此序司烜氏下士六人之職也夫遂陽遂也鑒謂之方諸陰遂也王氏曰攷工記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為陽陰陽者其氣方圓者其體也以太陽之精故取明火月太陰之精故取明水於祭取之者欲得陰陽之精氣以致誠潔也供明齍者以明水汲齍盛供明燭者以明火爇燭又供明水者以明水配五齊也明齊郊特牲所謂以明水涚齊也明水則所謂祭齊加明水也○易氏曰日為陽精月為陰精離為日為火為熏者火之氣也坎為月為水為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為火鑒可以召陰而為水謂之明水火言取於日月而非人力所致明之至也王氏詳說曰後鄭謂明水以為玄酒是不讀禮運也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

酒在下夫豈明水之爲元酒哉郊特牲云明水涗齊貴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以陰鏡取水於月可多得乎元酒所行猶爲之可也明水用於涗齊而已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門外曰墳燭門內曰庭燎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中仲同○修禁說見天官宮正但彼以宮中言此則以國與軍言也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屋誅以下未詳註曰屋誅謂如其刑剭之剭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剭誅之也明竁若今楬頭以木明書其罪著於竁也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疏曰屋謂甸師氏屋舍中所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其刑剭易鼎卦文義取中也知罪人夜葬者司烜主火之官司烜主明竁故知火葬也鄭子閎云大抵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也明齋王氏曰凡行刑必於朝市以警衆惟宮刑以下不可以風故屋中刑之謂之屋誅蠶惡風其室閉密故謂刑者爲下蠶室也然幽暗則行刑者無以見故爲之明竁竁穿穴也請穿屋以竅光若今明窓然也愚按註疏據易象以屋誅爲親貴者隱於刑不明楬豈楬其罪於竁而不以明楬適市亦隱之意耶然司烜掌火今不言供火而言書罪亦贅矣明齋謂屋誅爲宮刑以下以蠶室訓之其義較當而穿穴竅光亦光明之象於掌火爲近宜可從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辟闢同一音僻〇此序條狼氏下士六人之職也執鞭所以辟也夾道所謂辟也官六人而夾道者八人疏謂胥徒充之也〇明齋王氏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而條狼氏趨辟夾道則又夾馳道左右而在前矣公則六人以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故并著於此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轘音還大史之大音泰〇凡誓誥謂凡祀若戎之屬也執鞭趨之也命即誓詞也疏曰誓自尊者主之若月令田則司徒北面以誓是也誓時條狼氏爲之大言使衆聞知耳僕謂大僕右謂王之車右馭謂王之車僕轘車裂也關白也大夫受命出師閫以外將軍制之不須復請自餘皆須請白也師樂師也一曰大師也〇王先生曰鄭註以凡誓兼軍及祭者蓋以樂師與太史小史主禮當爲祭也然攷大師職執同律以聽軍聲是軍有大師也大史職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小史職凡軍事佐大史是軍有大小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殺如此軍事以嚴終也甘誓可見兵明齋

王氏曰士師五戒誓用諸軍旅此條專以軍事言也愚按本職主辟之官其有誓亦上文出入而言義無專指且味凡字亦虛詞也但車轘及殺之辭率倚嚴厲蓋以軍爲主與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𣝗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比音避下同粥粥同○此序修閭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宿若宿衛之宿互謂行馬障止人者𣝗謂木柝警戒人者蓋宿其地爲警備也粥給也粥養也閭之宿互𣝗者閭給之養若野廬氏令涂地之人聚柝之自食而已追胥見小司徒蓋宿互𣝗者總校其數以食之而追胥者則校功罪以行賞罰也○按註疏粥養也謂國所粥養羨卒使之追盜伺盜也此蓋以小司徒職可與追胥正卒羨卒爲作而下文於有追胥二字故率爲此說與然國粥初非羨卒即使強謂之羨卒獨不思國中宿互𣝗者幾何而齊合而爲开與羨羽作之義哉且卽如此當云與國粥追胥比而賞罰之今空以與其國粥四字懸於而比其追胥者句之上語既無着而與字之下加一其字亦當復成文義邪其誤不待言矣

禁徑逾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徑逾見野廬氏但野廬言野此言國也持兵被甲以趨則惑衆蹤馬而馳則國中衆恐傷人也

邦有故則令

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幾讀同。○守閭互以防姦也。唯有節者乃不譏明皆譏矣。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此序冥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弧弓弩之屬。張罝罦之屬。猛獸虎豹之屬。祭祀鼓曰靈鼓。敺之使驚趨也。○明齋王氏曰。猛獸非人所能敵。以不見取之。弧張阱擭皆然。此官所以稱冥氏也。寇賊亦有猛而難攻者。故兵法云。形人而我無形。取其不見。掩其不備。亦禁之之一道也。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稱若得者。猛獸有不得之道也。須頷下須也。備註訓爲爪。爪能備患。故名也。鄭鍔謂皮革齒須皆備以獻也。按二說鄭鍔爲安。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禬音膾。註讀作潰。○此序庶氏下士一人之職也。庶猶除也。去也。毒蠱能蠱壞。故除之也。攻說見大祝。禬亦除也。讀作潰謂散也。嘉草謂藥物。或云即甘草也。攻謂燻也。疏謂禬之去其神。攻之去其身也。凡毆蠱則令之比之。令使比校也。凡攻燻使人毆之而其人衆。又校比之也。○劉氏曰。凡能毆蠱者。隨其方土各有能者。人有病焉則呼而用之。既用乃按其優劣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此序穴氏下士一人之職也蟄獸熊羆之屬穴居如蟄也以物火之者謂厖熏其所食之物以誘之也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珍異皮革如熊羆之皮以及熊膰之類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掎音己○此序翨氏下士二人之職也翨何羽翮也猛鳥鷹隼之屬凡取者誘致以小鳥或以其類所謂媒也掎者掎足於羅中也以時獻其羽翮析羽為羽全羽為翮○鄭諤曰獻者凡以利用非是則不獻也介甫王氏曰諸官非特利其皮革羽翮之屬而已孟子云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蕃亦除害之義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火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此序柞氏下士八人之職也攻治也柞氏攻木兼云草者疏謂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也刊剝皆謂欲去其次地之皮也又火之木之者使其辟不生也化謂化而為土也變猶易也夏所火秋則水之冬所水春則火之則土和美也說見地官虞衡○王氏曰木生山南為陽生山北為陰其氣既偏勝矣又因季

陽剎而火之至陰剝而木之則不復生矣不勝陰陽之盛氣故也明齋王氏曰欲殺之者夏刊陽冬刊陰以推其性也欲用之者冬斬陽夏斬陰以堅其質也臨川王氏曰先王之於林麓欲其足民材用則爲厲禁以養蕃之虞衡是也欲其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柞氏是也詩云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則虞衡之職修也作之屛之其菑其翳則柞氏之職修也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政令謂敎民之政令說見下職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繩讀作孕○此序薙氏下士二人之職也殺即薙也下四者皆其事也去其萌曰萌猶艾草而曰草也夷傷也芟刈也謂以鎌迫地而刈平之也含實曰繩芟者滅其種耜者去其根也變謂上讖之變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也

掌凡殺草之政令明齋王氏曰掌殺草者薙氏主爲公家殺草也掌凡殺草之政令者敎民各爲之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覆音福夭妖同○此序硩蔟氏下士二人之職也硩之言擿蔟之言巢覆者擿而毀

之也夭鳥陰陽邪氣所生註謂鵂
鶹之類劉氏謂若鬼車之類也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縣懸同○方版也十日自甲至癸十二辰自子至亥十二月自陬至涂十二歲自攝提格至赤奮若二十八星自角至軫去者鳥自去也劉氏謂梟神正氣所萃是以妖邪無所自存此亦覆之意也○鄭諤曰若夭鳥雖掌覆巢有不待覆巢而去之之法此方板書號是也丘氏曰夭鳥避此五者理固有之蝙蝠忌庚申燕避戊己虎豹以衛破鵲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則公豈欺我哉半仲王氏曰月令命無覆巢者聖王育物之仁則官設硩蔟氏者聖王誅邪之義愚按妖鳥之屬生乎陰陽邪氣聖王不能感之使不生而乃區區以一手足爭之乎是不然聖王之世以順召順而五行不相沴四靈以為畜者此體信達順之驗也若其初或干陰陽以害天和而務除而去之亦以政刑輔德禮之義聖王不廢也堯舜在上不能有十六族而無四凶必四凶去而後十六族咸濟濟在位也故有周禮冥氏以下諸官而後有禮運麟畜而獸不狘鳳畜而鳥不獝之驗二者並行而不悖與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

禜音詠○此序翦氏下士一人之職也蠹物穿

食器物者除郎𪈧也攻禁凡庶蠱之事庶猶庶氏之庶除毒又言並見大祝垪草亦藥物也庶蟲者蟲亦毒類今閩人畜金蠶蛇蟲之屬多藏於壁柱閒是也不言掌者蔡庶氏掌之而翦氏又兼之與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蜃辰上聲○此序赤犮氏下士一人之職也除牆屋者謂除其蟲物也以下除貍蟲推之此蓋謂不貍之蟲守宮蝘蜓之類與蜃大蛤也搗其炭以坋之則走淡其灰以灑之則死也凡隙屋除其貍蟲貍埋同○牆屋屋之牆隙屋屋之隙貍蟲如蠊蛛之類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蟈去上聲蘜菊同○此序蟈氏下士一人之職也齊魯間謂鼃為蟈月令所謂蟈螻也黽耿黽並去之者鼃黽尤喜鳴聒耳也牡蘜菊不華者無聲謂不鳴也○劉氏曰宗廟之祭祀君臣之齊戒朝廷之會同賓客之燕饗凡禮樂未作以肅靜為敬則喧鳴不可不禁也故設官掌去之之法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此序壺涿氏下士一人之職也

水虫謂惡虫若蜮魊之屬炮土之鼓謂瓦鼓即所謂壺也擊鼓者
作聲焚石得水亦作聲則所謂涿也二者皆使其聞而驚去也

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橭音沽神謂妖神如龍罔象之屬牡橭山榆也午猶互也淵爲陵甚言淵不爲害也○王氏曰山榆爲幹縱橫以象齒貫之所謂互貫也沈之水中則水中妖神感其氣而死而淵反爲陸矣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道如此夫孰得而測之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鹽累卵膽分杯壞漆以蟹澆鄉以魚散血以鷄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射音石下同○此序庭氏下士一人之職也鳥兼鳥獸而言散文之通稱以下文推之可見夭鳥見硩蔟氏夭獸若夭狐之屬硩蔟氏掌覆巢此又掌射者蓋嚴去惡之義雖覆其去見仍射之矣武曰二職分掌亦夭有殊科也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大音泰○不見謂聞其聲不見其形若有聲如牛之類救日月之弓矢未詳司農謂日月食時所造弓矢也詳謂救日食月食之弓矢日食以射太陰月食以射太陽者也又言神者謂其聲非鳥獸之聲

若或叫於宋大廟譆譆詘詘之類大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即
救日之矢分言之皆互文也救日以枉矢則救月蓋以恒矢與○
王氏曰弓矢嘗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天故以此射之按
司弓矢職枉矢利火射薛氏謂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其救日
蓋取以陽勝陰之義也○合解曰聖人治天下本諸道化使鬼神
愛職民物各得其所而已周禮自冥氏至庭氏乃瑣屑至此何耶
古者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凡夫獸蹄鳥跡交於
中國魑魅魍魎逢其不若皆不可不屏也神降於莘墟蛇鬪於鄭
門鳥鳴於宋社鬼哭於齊闕春秋而下猶有之況古之世乎周公
之法猶禹驅蛇龍而放之菹烈山澤而焚之凡以為民也夫除之
物用莽草除蠹亦用蜃炭除鼃黽用牡鞠除水蟲用牡橭古術有
是法也聖人遠萬物之理以為除害之方者蓋如此世儒不務窮
理乃謂諸官多可刪是果於非聖人也且儺以逐疫而近於戲狎
周禮及魯論載之古今行之未有以為非者而獨疑於此哉明齊
王氏曰周禮六官皆有育萬物之責天官獸人𩺰人鼈人之屬宰
以時田獵不暴天物也地官虞衡之屬掌山林川澤之政令以長
蕃鳥獸草木也春官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育物之產大司樂
一變至六變而致羽贏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
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屬則鳥獸之不服者猶驅之而況負固之國
乎秋官有冥氏以下十二官凡猛鷙足害與夫托於神奸而為害

者並加之以誅殛況敢惡禁亂者乎分之則生殺異用其曲成之意則一也非聖人其孰與於斯

銜枚氏掌司囂囂音同○此序銜枚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司察囂讙也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枚狀如箸橫銜於口以止讙也讙以無[?]言爲敬師田獵服求故禁且令之也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嘂叫同呼去聲○凡聲大而急曰嘂高而緩曰呼嗟而怨曰嘆悲而傷曰嗚四者非正也故禁於國中歌哭爲正但禁於行道而已皆恐惑衆也○王氏曰周公之時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至於不幸煢獨無告而路鼓一聲聞天下可相告語民生其間而猶有太息愁嘆之聲其所謂不祥之人也與是而設禁焉亦可也鄭氏曰秋正森嚴深於庭氏則鬼神無譏縱者至於銜枚氏則軍旅無讙囂者太平之象著矣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咸讀爲函○此序伊耆氏下士一人之職也伊耆氏始爲蜡以息老物故以名官而本官一以敬老爲職老者杖於朝祭則以函藏之以敬神也不去之而第函之亦以敬老也若其餘則軍事雖嚴杖必授矣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誅責愼嚴雖聲息不敢動而責爵何齒雖跬步不敢忘也

共王之齒杖。齒杖，王賜老者之杖也。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賜之以敬尊養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朝音潮，脤內同，比、好、間並去聲。○此亦大行人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大賓謂五等之諸侯，大客謂諸侯之孤卿大夫士。禮以本言，儀以末言，互文也。親猶懷也。朝、宗、覲、遇、會、同，並見大宗伯。圖者，審其事之可否；比者，校其功之高下；陳者，發其謀之是非；協者，合其志之同異。發禁謂以九伐之法遏暴逆，施政謂以邦國之九法布政治。此六者，皆待大賓之禮也。諸侯使大夫來小聘，所謂時聘曰問；諸侯使卿來大聘，所謂殷覜曰視，視見以結其好，命政以除其慝。此二者，皆待大客之儀也。間問謂于間歲遣使以問諸侯而達其志；歸脤謂于祭畢歸胙以賜諸侯而行其福；賀慶謂

諸侯有喜則以慶賀之而同其喜致禬謂諸侯有烖則以財補之而同其憂此四者又因言王命使於諸侯之禮也自間事至除慝亦皆互文以司馬法時會以施政殷同以發禁推之可見蓋時會以發禁爲主亦兼施政殷同以施政爲主亦兼發禁餘皆如之也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者公侯伯子男之命有五孤卿大夫士之爵有四其儀凡九也等則必辨爵必有命對舉之亦互文同之言合則其異乃以合其同也此承上申言待賓客之禮以起下文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繅藻同斿旒同樊讀作鞶乘去聲軹音止食音嗣積音恣勞去聲下並同○承上言待上公之禮此九儀之一也九寸謂其長也以五采章爲藻藉其長亦如之九章謂衮冕服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也常猶司常之常九斿之道稱諸侯當交龍爲旂其要終之斿自九以下建者建於路與

也馬腹帶曰樊馬鞅曰纓就之言匝以五采罽為九匝也貳副也此以上言備服車旗之等皆如其命數也介賓相也禮謂享後饗餼之禮也三牲備為一牢不言殺積同勞之牢舉大以該小也擯五位謂大門外王侯朝立之位也車即路車轂末曰軹擯主相也五人主用命數之半也將幣即司儀掌訝所謂及將幣也享之言獻獻於王若后者凡三王皆束帛加璧后皆束帛加琮庭實惟國所有也禮者享畢以鬱鬯禮賓也王正祼后亞祼為再祼酢作主也饗以獻酒為主故九獻食以舉牲為主故九舉掌客言饗食與燕此不言燕者鄭蔡謂饗食皆在廟燕則在寢此行禮皆在廟中故不及燕也出入猶言去來也積謂路所供牢禮米禾薪芻也問者問無恙也勞者慰勞苦也此以上言擯介朝享饗之屬亦以命數為等也以下文推之大國之孤不交擯則五等侯皆交擯孤於廟中無相則五等侯廟中皆有相不言者省文也餘詳春官司常巾車等職○註曰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之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也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則王立當軫與蔡曰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王路以下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屬也秋覲之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不迎賓故金路卑於館來墨車以親今春朝天子親迎故得乘金路象路之屬也薛氏圖曰凡春朝夏宗侯氏各乘其所受上幣至廟門之外王各以禮交擯迎之若

秋覲冬遇侯氏各乘墨車至廟門外陳擯王不迎也愚按許戴及薛氏所論春朝秋覲更乘擯迎之異禮言皆有據然諸家或謂迎賓於朝後或謂饗於迎賓後既多矛盾而又皆幷謂春朝受贄於朝則因鄭氏不明廟中將幣三享六字之義遂以滋舛也攷儀禮今獨存覲聘二禮其朝禮已佚然覲聘而外今別禮秋官大行人以下諸職及散見於各官與各經者猶皆可攷以經求經春朝所異於秋覲者惟乘路車至大門外及其將當宁以朝擯迎入廟之儀耳至其受贄受享皆在廟中所謂將幣語其受贄三享語其受享也緣以廟中之將幣三享皆誤謂之享而因幷謂贄受於朝於是曲爲之朝覲儀禮之說聘展轉蒙誤而三禮皆亂矣夫許以司儀令諸侯之將幣訓爲享而又以諸侯相賓之將幣訓爲贄先巳自背後則疏與薛氏圖之滋舛哉今歷以大行人以下攷之其將幣皆爲受贄而聘禮習幣一展幣三陳幣一凡其言幣皆贄圭及享幣之通稱而以贄圭爲之圭聘禮使歸反命於君云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宮某君再拜此謂正行聘禮之時使者藉執圭入致命公當楣再拜也又云以享某君某君再拜此謂正行享禮之時使者裼奉束帛加璧享入致命公再拜受幣也聘禮載此兩再拜其爲一受贄一受享亦明矣聘禮於行禮之時則閒受贄爲圭而受享爲幣其於反命之時則謂受贄爲幣而受享爲享此可見其爲皆文互文之通例何得以此廟中將幣爲受享而

率請贄則受於朝也況受贄宜於廟不宜於朝歷致朝儀有與中外臣民詳大疑決大政之朝庫門外之外朝是也有日與其臣視政之朝應門內之治朝是也有退而聽政及與宗人嘉事之朝路門內之燕朝是也此三朝者皆不以朝會諸侯故小司寇朝士射人司士大僕之屬皆不言諸侯朝見或偶在朝則與卿大夫士分序其儀位而已諸侯朝見之禮如秋覲冬遇則朝諸祖廟戶牖間之扆以受摯享今見於覲禮如春朝夏宗則朝諸外朝門屏間之宁而後揖遜入廟受贄享如覲禮今見於大行人此皆其常也其重且大者如嗣王新立自五等羣服遠於九采四塞皆朝諸南郊之明堂今見於明堂位十二年而時巡朝諸五嶽之明堂今見於職方及孟子或有故而大會同其朝無定所而特爲壇今見於司儀及覲禮記也享詔職云及將幣爲前柴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大史職云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蒞廟中將幣之日享詔辭王於外朝宁立之前而入告天子以見之畢如司儀令諸侯揖見之儀然後交揖遜入於廟以受其贄享而大史執書以禮詔王也若爾廟中將幣三享六字止爲受享而受贄則於朝則以朝中受贄之正禮何不稱及受摯爲前柴至於朝而反爲朝之受摯言廟之受享乎大史又何以受贄之正禮不詔王而至受享始詔於小行人司儀之屬止稱將幣無一稱受摯辭無受享則言將幣又言三享而受贄獨畧無一言之理而司儀職之將幣今見於大戴禮之

朝事篇又明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奠圭降拜則將幣之爲受贄益明矣且擯見朝位當門屏間之宁明非正朝受贄之處也而詳又於曲禮之當宁以朝宁訓朝在內朝而序進以後降尺又於擯迎後解爲治朝受贄之儀此妙論經無其文門治朝之宁亦豈得謂門屏間之宁乎況以介諸侯之禮例之不應既朝見於擯後以諸侯相賓之禮例之又不應擯未入廟而中設一朝考春官司几筵云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繅席次席左右玉几蓋廟中受贄享之儀如此若宁則門屏之間而已無所設不見於司几筵明非黼依比也夏官道僕掌象路以朝以其從朝以行道故象路謂之道車其齊僕掌金路以賓以其見賓饗燕祭故金路謂之齊車齊僕者名齊不名道則朝宗覲遇之儀其受贄受享皆於廟而不於朝又明也然則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之文何也曰是當以三禮之世次叙其源流得失也先聖之儀禮周禮經也漢儒之記傳也記文去聖遠多與詞如曲禮僅內稱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今周禮自大宰而下無一列於天官誌蓋以爲殷禮也東面西面之文彷彿於明堂位而文小異其不可以此誣春朝夏宗之禮也明矣學者不以經求經而妄以臆誣經可乎愚懼二禮之並亂故不辭僭而詳辨之如此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

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信申同○又言待諸侯諸伯之禮此九儀之二之三也七章謂鷩冕服自華蟲以下凡七也前疾者轅前胡下垂也一祼者后不祼也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又言待諸子諸男之禮此九儀之四之五也五章謂毳冕服自宗彝以下凡五也衡者車前橫木也○臨川王氏曰九十步擯者五人七十步擯者四人五十步擯者三人於尊者舒而繁卑者遫而略也一祼不酢則有禮而無報君不當然故也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

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

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

及其大夫士皆如之相去聲下同○又言猶孤及卿大夫士之禮此九儀之六至九也大國之孤與命上公之國之孤是也皮謂豹皮也孤行正聘執瑑圭八寸既聘乃自執束帛豹皮為私覿也繼者次其後也不交擯謂不使介傳辭而親對於王揖也無相者介皆入門內向而立不前相禮也酒謂齊酒明不用鬱鬯也凡卿各下其君二等者若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以五子男之卿以三也不以與命之命數者以卿若也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下其卿士下其大夫各以等爲差也○疏曰謂聘問其儀之眂小國之君是大國之孤以五爲節也而諸卿各下其君二等是大國之卿七次國之卿五小國之卿三也不辨大國孤五而卿七何也曰卿奉君命則七介者爲君也孤特更自特見故五介此者聘義可參也士無介與此數而云其等亦如之者謂牢禮之數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何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見音現職內同要平聲摯贄同○蕃服與職方氏九服文小異職方氏之蠻服此名為要服變文也其夷服鎮服蕃服此總名為蕃國統謂之也諸貢見太宰九貢但此無幣斿物三貢耳摯則惟以國產貴重者為之若越裳白雉肅慎楛矢是也此因言九服朝貢之節也○註曰九州之外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常惟嗣王即位及其國父死子立乃一來朝資貴為贄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也所資貴者周書王會備矣鄭鍔曰先儒謂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為歲之常貢此六服之貢為因朝之貢與彼別也余以為先王之制貢無異法也顧讀經者不深考耳此行人見與貢自是二事非聯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常貢則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常貢則嬪物他服放此安可以為來朝因有貢乎侯貢祀甸貢嬪之屬亦以內外遠近為之緩急輕重也黃氏曰九服已見職方此又見朝節貢物者於此遂[illegible]則刑不王則誅

六官所以令治也。三山林氏曰：傳云上以其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其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也。愚按鄭氏謗之說是正舊誤，然舊注所以有此誤者，蓋以本職貢物與朝見連言，而並蓋因亦為湛見時之贄，故誤以為因朝之貢，而別於小行人春入之常貢也。愚向未見謗說，已力辨其誤，今并詳錄於左。夫蕃國無常貢，而以其貴寶為摯之意，非貢類也。若祀嬪以下六貢，並見於大宰，所不具者三而已，豈有貢之有常者令其入此，而無常者又令其入此之理哉？朝之時有四方之幣與其獻，今見於大宰、內府並小行人諸職，皆有六關其常幣，覲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是也。獻則特獻而無常之稱，覲禮云庭實惟國所有是也。大劑之推國所有，則朝之時無常之貢明矣。故知此六者，卿小行人春入之常貢，而非因朝之劑也。然則六者既為常貢，獨觀大宰少幣府物三者何也？此正聖人之德之至也。幣貢、嬪貢、服貢為貢，而存貢物、貢祀、祀器、材貨之屬尤難，此三者蓋六服於朝見之幣獻，或蕃國於贄見一二及之而已，不為常制以勤侯也。昔必以此六貢為因朝之貢，而大宰九貢為小行人春入之常貢，則不識六者之外，其幣府物三貢將又以令何服乎？既不可於蕃國之三服令以為常貢，而以分令六服，義尤難通，故愚嘗辨其辛也。此義不明，而禮器之大享、郊特牲之旅幣，釋亦多誤，三禮亦皆亂矣。分貢之義，鄭林諸說近之，或乃以為貢州無定庭，而周官服

有定物爲疑則此六者皆非不可有之物乃職方氏所謂施貢各以其所有者何嫌於其有定也而疑之哉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省星上聲覜音眺胥上聲守去聲○存問類覜省察也已問之又覜之又察之此三者所謂間問皆王遣使諭其志而已無他事也屬猶令也告也象胥即行人之屬其職傳王之論說協資之辭云瞽謂樂師其職察五音之和史謂外史其職同六書之名此三者皆設官有專職而大行人則間問而令行之也六瑞六節見下節牢禮見掌客數器見合方氏法謂八法則謂八則達道成乎也此數者爲王將巡狩殷國而大行人與各職以此齊之且亦間問之意也殷之言衆十巡守殷國所謂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也若不巡守殷國而殷國來會則所謂殷頫曰同也鄭因職方氏說殷同之字爲殷國而因以經中巡守殷國四字分爲巡守與殷同之二禮殊失名義且考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是乃衆覜曰同之禮又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是乃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之禮則巡狩殷國四字其爲

專指邦守無可疑者乃以職方之字誤而誤分四字爲二禮因使各職之滋誤也可乎此特言天子撫諸侯之制也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事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猶劉氏作揖○王事謂朝宗覲遇凡朝王之事若今諸侯爲會同則司儀掌之也位謂朝立之位等謂服物之等禮謂揖讓之禮擯猶相也大宗伯爲上相此次相也大事謂冦戎之屬凡告事亦以幣將敬聘禮卿有言則以束帛是也聽者審聽以告於王也此申言王待賓客之儀也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邦交謂交接鄰國也小聘曰問每年使大夫一聘不享也殷謂中也久無事三年使卿一聘且享也世謂嗣世也君即位親相朝也此因言諸侯相親之制也○疏曰諸侯邦交謂同方嶽者相交也一往一來爲交大國聘於小國小國朝於大國歲則皆諸自相往來司儀諸公以下皆言相爲賓是也至春秋有歲方歲相聘者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非正法也王先生曰春秋時晉叔向謂間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也而鄭子大叔則以爲五歲一朝蓋秦火未作而周之典籍猶存諸侯皆以爲不便而去之耳叔向爲晉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子太叔爲鄭說則欲諸侯朝數之疏法周遠

遠矣黄氏曰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夫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泯羣也先王之馭諸侯使相交以修其好相敬以全其交多爲升降之文辭酢之節以養其德意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從而作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卿大夫上下交相養兵所以不用而天下平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使去聲下同○此序小行人下大夫四人之職也禮籍謂禮節降殺之書也此通言賓若客也使者謂邦國使其卿大夫入貢與使之獻其功也此言客也○註曰貢者六服所貢功則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者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劉氏曰春入貢者謂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而入也秋獻功者圖事於春而比功於秋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而擯勞並去聲○入王猶朝也之來王即上職所稱王事也眂館猶下職致館眂者親館之可否致者致使有之也逆勞小行人親

爲之若大行人之郊勞卿之敘館將之將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儐則小行人皆爲其承擯也此言致也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大客疏謂要服以內之使小客謂藩國之使其受幣聽辭大行人於大事也此又言客也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使如字朝音潮○上言臨事之符以禮此以下言將事之協以禮也適往協合也疏曰此以下皆使適四方之事也朝覲以下六者諸侯親朝於天子此郎賓之禮稱君者謂君使也存頫省三者天子使撫其諸侯聘問二者諸侯使聘於天子此皆客之禮稱臣者謂使臣也必使往協之者蓋必彼此相合和而後可行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達節大行人達瑞節之達疏曰亦使適四方濟法式以齊等之也以金若竹猶漢之銅虎符竹使符地官掌節本王朝言之此自侯國言之也不言掌節諸守節及貨賄用璽節者與行人無與也都鄙猶用管節者其爵卑也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

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瑱鎮同信申同○六瑞即大宗伯以六瑞等邦國是也成平也用猶執也疏曰此亦使適四方之事首舉瑱圭因言之也六瑞掌之典瑞諸侯受命已得之小行人直平知得失而已不令別作法式以齊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

以和諸侯之好故好去聲○六幣通謂朝聘享術之幣也合之言配也鈚首曰圭半圭曰璋璧圜而中虛琮方而八面虎形曰琥半璧曰璜皮謂虎豹之皮帛者繒之通名朱白色後加采色亦名帛錦者織之別名本五色後雜敘色亦名錦刺五色謂之繡黑白間謂之黼六物即六幣王氏曰以將成謂之好以因事謂之故合六物以享若術所以和而親之也○疏曰此亦小行人適四方協合之也圭以馬璋以皮本非幣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也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云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覲禮云侯氏用璧琮諸文明五等諸侯享王若后及其相享皆用璧琮也玉人言九寸者據此公而言不言享后首設也玉人言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諸侯用璧亦八寸皆以於享王一寸也黃氏曰註貢家引聘禮諸侯禮享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諸侯享天子束帛加璧皆有據但覲禮鄭爲率介卿所謂二王後享下用圭璋其與諸侯相享乃退用璧琮子男享王

用璧琮其與諸侯相享則以用琥璜皆雜信也易氏曰謂二王之後享王用圭璋諸侯則享用璧琮則典瑞言瑑圭璋璧琮以頫聘諸侯固得而通用之非止二王後矣又謂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則饗享之禮未有專言琥璜者禮器云琥璜爵又非子男所專用以爲享者也經無明文可臆揣乎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門關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聘之信乃合六幣以致享獻之誠然後禮樂行燕享舉諸侯之和好出也愚按六瑞六幣所用通王侯而侯朝享於王爲大王問享於侯次之今言和諸侯之好故不言天子者不敢以和加於天子且不敢匹至尊也詳辨六幣所用黃氏易氏之說愼矣今歷以三禮考之王侯享禮以璧帛琮錦爲正覲禮享王皆束帛加璧聘禮享侯束帛加琮享夫人玄纁加琮是也其圭以馬璋以皮之屬覲聘二禮皆無成文可考惟有或言馬或言皮之文今考覲禮所言馬不及皮一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又一云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蓋覲享主用馬則言馬也又考聘禮八言皮而兩及馬其始受幣云加束帛玄纁於皮上馬則賓幣其前註謂聘享主用皮或時用馬也其享時又云庭實皮則攝之入設也又云賓升致命張皮又云士受皮者坐攝皮又云公授宰幣皮此即所謂主用皮也記又云皮馬相間可也註謂間猶代也君子不以所無爲禮二者可以相代也此即所謂或時用馬也由是觀之凡享庭實旅百以馬若皮先之而所謂圭以馬

璋以皮之正文未之見也惟記禮器篇有圭璋特琥璜爵之文圭璋在六幣鄭以馬若皮而計稱馬若皮不升堂故圭璋謂之特達此乃圭以馬璋以皮之證而記亦未指爲享幣也然則周官與禮器圭璋之文果何耶今嘗究其義蓋六幣乃朝聘享術之聯事分言之則正行朝聘之圭璋爲瑞信繼行享之璧琮爲享幣統言之皆爲幣故儀禮於執圭行聘曰某君受幣於某宮則聘圭璋亦謂之幣初非以圭璋爲享幣也皮馬本與朝聘之圭璋合而爲幣緣皮馬不升堂而圭璋特達故皮馬遂爲享幣先而註不明此義誤以聘圭璋爲享幣又見儀禮諸侯享王與其相享無圭璋行享之禮也則遂臆擬爲二王後享王之禮耳其辭琥璜之誤亦然王之饗侯與侯之相饗皆以幣將醴而以琥璜將幣故謂之琥璜爵其非子男享諸侯所用又明矣註亦誤以爲享幣而儀禮又無其文故又臆擬爲子男之享諸侯也三禮多逆而其可考者如此故謹據而明之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槁當作犒誤文也○犒國禮諸侯之國鄭氏曰勞事曰犒助用曰賻從稱曰禬加物曰賀災死曰哀悲生曰弔五物即賙補以下事故即札喪以下○疏曰

大宗伯凶禮有五此喪禮荒禮弔禮禬禮皆見禍烖恤禮哀寇亂者於師役禬禮中兼之也嘉禮有六此惟見賀一者其飲食冠昏賓射饗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是利交通之物故也王氏曰先王於諸侯分土以守分民而治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民也故雖有內外而休戚若一此賙補諸禮所以掌於小行人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樂音洛○猶註謂圖也利害將興除之逆順將廢讓之悖逆以下將討正之札喪以下將寬恤之康樂以下將褒嘉之故書之也五者各一書即所謂辨異也反復故事也○疏曰此總陳使適四方所採各各條錄爲書以報上也首二條書惡俱有故利害順逆並言之悖逆一條專陳其姧宄札喪一條專陳其凶禍康樂一條專陳其安泰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王氏曰四方之遠非物之變非巡行不能徧究也先王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令小行人以此五物者爲書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可謂知要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相去聲○此序司儀上中士二十有四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傳命謂之擯贊禮謂之相擯相同實異名各有其儀容辭令揖讓之禮節而司儀主郎之也賓客謂王侯卿大夫凡朝聘之屬下文言諸侯會同於王及其相爲賓客之禮而不言朝宗覲遇類聘於王者大小行人職互見也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以下首言王合諸侯之禮也合會也成重也將會諸侯以命事則立壇於國外凡三重其外築土爲宮四旁各爲一門覲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此言未朝前之營位也○王氏詳說曰古者天子巡守諸侯入朝皆爲壇其上加方明焉祀之爲盟尸也覲禮祀爲壇各因其方又大戴禮朝事之儀天子帥諸侯朝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朝覲皆有壇也此合諸侯爲壇乃大會同之禮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巡守壇亦如之但朝會壇於國門之外巡狩壇於方嶽之下耳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鄉去聲○揖者定其位也覲禮諸侯上介各奉其君之旅置於宮如明堂之位王乃揖而定之也下手揖曰土揖不手揖曰時揖舉手揖曰天揖同姓王之宗室異姓王之姻親庶姓則泛言衆姓而已此言將朝時之辨儀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擯者王既揖而設擯以升諸侯即覲禮記所傳擯也等謂成之等也見以上時天之三揖以倚親而擯以上中下之三等以倚爵也將幣謂諸侯既見而進摯即覲禮記貧圭於繅上也不言享者樂大以包小也大戴禮朝事篇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貧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舉此推之則將幣爲受贄而詔誤以爲受享益見交禮即其王禮觀辭也自擯王見而將幣而祿禮凡皆以爵等差之也此正言朝將之辨儀也王燕則諸侯毛燕毛猶言序齒朝尚爵燕尚年也此又言既朝後之辨儀也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積音恣勞去聲下並同○此以下備言諸公相爲賓之禮也相爲賓者謂徵禮相朝也宿則有積館則有問皆使大夫致之行則有勞皆使卿致之賓三辭示讓也不言登受於庭也旅陳也賓介九人使擯三人直擯

擯不傳詞尊賓也此以上統言擯問也再勞謂始勞在竟次勞在遠郊也三揖辭且揖也受勞在堂故言登勞禮重於擯問故又拜送使也至郊主親勞明再勞皆代主也介九人擯五人交相傳辭是為交擯明敬也賓三辭乃乘車出迎君遠迎然既見則下車拜謝主君之辱又三揖三辭乃拜受也既去賓又車送主君還辭者三賓乃再拜以送此以上備言勞也亦如之者承郊勞而言也致館主親致如郊勞之禮其致飧小禮則大夫致如致積之禮此以上約言致館致飧也、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相去辭下同受係誤作授從鄭註定作受賓從註讀作儐辟避同食音嗣下並同◎將幣指授摯而言也備言之瑞為贄幣為享摯言之則瑞贄為正幣餘幣特以享而已詳見大小行人各職及本職第四節交遍也逆迎也賓車至大門主交擯以迎賓三辭迎而主車出迎拜賓之辱然後賓車前進而答拜也止之言猶後也主賓在大門相去九十步主三揖賓前入而

賓三讓自入大門東至五廟都宮之門以次入廟之門凡三入門每止其一相也恭揖入門相皆相隨但以君爲相親相絕行在後若止者然及祖廟揖上揖入謂禮而其餘恭倫人矣受幣謂主也賓與主揖讓登階主拜受贄於阼階而賓拜送贄於西階進每事如聘禮享及若有言之屬上於下曰禮微者門儐謂以幣享主君及以幣有言及以私覿皆如其拜受拜送也皆稱卿拔壹盤旋曰辟之辟也謂賓出而主以東出送主再拜請於就市務一次請則東一進若遠送然而賓則每次一還一辭且避其拜也此以上析言之爲將幣爲享爲若有言爲儐說言之皆爲將幣之儀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饔謂熟餼謂生也還圭請賓進圭爲贄而主於禮畢還之也饗謂饗禮九獻食謂食禮九舉致贈者贈以財郊送者送至郊也此以上饗與食主皆迎賓於廟其餘則就賓於館而主爲賓賓爲主矣致其儀皆如將幣之交儐辭讓而入出也以聘禮推之饗食之後乃還圭還圭之後又當私覿以大行人賓出入及下文國客行推之郊送之時又復當致積蓋其儀不如將幣故文不及與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拜饗餼拜饗與食謂賓將去而主朝拜謝此禮也此言賓之拜禮行二也繼擯答也謂主君郊勞致館致饗餼還圭致贈郊送之屬賓償主以玉帛皮馬亦如主之禮賓也此言賓繼主君之禮皆備也諸

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此例言侯伯子男相爲賓之禮也侯伯以下雖各視命數爲等若其儀則與諸公同也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賓請價○此以下備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之禮也相爲國客者君敵體而其臣代勞也止言三積降於君之五積且三問止言三辭拜受亦降於旅擯也止言大夫郊勞旅擯降於君之三勞且親郊勞而交擯又言登聽命下拜登受更降於君之三揖三辭拜受矣使勞賓用束帛賓價使用束錦其儀如勞賓之拜受而及退拜送又降於君之車送三還也致館之儀亦如郊勞之使大夫而不親致而其儀又殺之而不使大夫致凡皆降矣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

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illegible]

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將幣旅擯降於君之交擯其主拜辟而客辟亦降於主之階隨

拜辱而答拜也言三揖不言三讓及言三讓不言三揖皆省文入廟之時臣相不入惟君相入隮於君之一相入其主拜而客必三避授幣而客卻下出皆降於君之交相拜也如初者如其拜答趨辟也饗者主君以醴饗之不用幣也私面對亦聘而言聘禮所謂客奉束帛請覿也私獻對享禮而言所謂客奉獻將命也此其拜答趨辟之儀各皆從降而升此始覿問勞亦降甚矣如勞者如其賓辭登受也如將幣爲如初也○疏曰聘禮見於君謂之覿見於鄭謂之面詩乃以私面爲私覿者彼文兩見則私覿據君私面據鄭此文不見有私覿直言私面明此私面乃主於君也詩又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使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凡此未知鄭君所出何書或曰是孔子聘問之詞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朝音潮○君館客者客將去就館省之也客避介受命者客不敢當也遂送者遂拜以送客不

更迭送也客從拜辱矣又拜禮賜者所謂三拜棄命於朝也明拜饗餼拜饗食而外雖小無不識矣言禮不言饔饗省文凡侯

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此謂言侯伯子男之

臣相爲國客之禮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

上下之鄭大行人卿禮各下其君二等其大夫士亦如之是也凡賓客送逆同禮送逆註謂郊勞郊送

之屬王氏曰來則逆之而有問勞去則送之而有贈送非始勤而終怠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

之幣以其幣爲之禮稱去聲○幣稱其邦謂享幣庭實之屬各視其國之大小以爲隆殺幣爲其禮謂贈用束

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如覲幣之類各以來幣之隆殺爲隆殺也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

主面亦不背客朝夕猶言東西主客猶言南北也註曰謂擯相傳詞時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面都得兩

向之而已疏曰不正其主面則亦不背客謂隨機旋轉不窮厥處也○王氏曰邦國之君臣相爲賓客先王設官問勞贈送一物爲

之數拜揖辭受事爲之節此邦國所以相親也觀春秋時一言不闕一揖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使周京之法豈有是哉逮厥王

氏曰先王之儀制惟周文質兼隆故九儀布在公典大宰馭貴富以爵祿小宰聽祿位以禮命大司徒以儀辨等大司馬正儀辨位而其命秩則掌於春官儀命則掌於秋官者蓋由爵賜命爲然如春以昭王仁序爵秩禮肅然如秋以嚴國憲與夫儀之別雖九而儀之總不過五約之則三而已典命諸侯有九儀亦只有五命而孟子王制爵皆五等此即武成之列爵惟五也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首叙上公而叙諸伯如諸侯叙諸男如叙子司儀贊見亦爲增三成積三等此即武成之分土惟三也以九爲數故詳而推索以三爲等故簡而易明後世班爵去籍而益蕩然矣魯昭習儀君子不謂之知禮趙簡子問儀太叔力辯其非禮其有以也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傳去聲○此序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之職也傳遽也遽謂遽令猶今乘傳騎驛也媺福慶惡凶喪也無禮謂無擯介而專行也朱氏謂瑣事細儀所不敬也按二說不同朱氏爲合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使難並去聲○其使謂行夫爲使也難之言阻謂關梁阻塞或夜禁之屬早暮必達以有旌節且遽令也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

事焉句 使則介之焉故書作夷司農讀夷使爲句詐作夷簽罪按文義焉如字連上爲句故書誤改也使去聲○

勞辱猶司隸所謂煩辱介者謂行人爲使所爲之介也出入皆贊行人以勸敘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此序環人中士四人之職也通賓客註謂以事往來相通者疏謂朝覲會同之屬也路節即旌節也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館謂侯館令聚欜者令野廬氏也任器賓客任用之器又令環之者因其備而爲之備也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幾譏同ㄟ無譏以其持路節也及疆謂及王畿之界若他官送逆賓客或近郊或遠郊有不及疆者也按環人取圍環保護之義故名環人而夏官環人軍旅爲重秋官環人賓客爲重其義皆一也或乃謂有任器則環疑其或如楚人來甲首息假道之屬也夫聖人以萬物得所爲已責曾設官待賓而爲是猜忌者哉觀前後皆以送逆爲言蓋爲之備而自備者不待言耳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使去聲○此序象胥每翟上中下士十一人之職也蠻夷以下即職方氏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所謂蕃國也國使註謂諸

國從彤於王也。諭，開諭；說，解說也。謂蕃國使至，而宣其禮目以王言傳諭，令和親而不隔也。一謂王命使於蕃國也。其職掌於蕃國爲使，而又於凡王言諭使和親也。按二說不同，後說爲正。小行人掌使四方以和諸侯，而象胥掌使四寨以說諸蕃耳。餘詳下文。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賓相之賓，讀爲擯相，大路下同。○入賓，所謂蕃國世一見也。協其禮，猶大小行人之協禮。協其辭言，亦猶大行人之協辭命，但彼以諸侯言，此以蕃國言也。大行人賓相諸侯，故此亦賓相蕃國矣。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周案：註謂通指諸侯之使也，劉氏謂專指蕃國之客也。按小行人大客則擯，故此於小客詔相而賓禮之。王不仲謂象胥專掌蕃國，劉說爲合也。詳誤以首節國使爲蕃國之使，因以此節國客爲凡諸侯之使，均失之矣。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凡作事，通謂王有事於蕃國而作諸侯卿大夫之屬以事之也。王之大事，謂王征討其國；次事以下，如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之屬。諸侯執其大事，卿以下遞執其次事。言卿上該公孤，言上士

下包中下士也○明齋王氏曰自彼言曰終王自此言曰入賓亦不臣之意也蕃國之人其拜揖進退與夫言語辭命皆不同於中國故象胥為之和協其禮與辭使此不失禮而彼得以少進乎禮大行人九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凡列國之語言文字肯當正於象胥此不言者文互見也愚按先王之於四譯也不貪其無用之地不貴其難得之貨其朝貢也接之以禮待之以誠如是而已而尚不無有事於軍旅者其或冠邊方之地則逐出之又或侵內附之國則聲援以遏之耳豈必窮追極討耗喪民人如漢武以下之所為哉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此周公之法與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此序掌客上下士大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牢禮以下猶天官宰夫言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陳數也等數謂辨其分政治謂理其事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長上聲○諸侯通謂五等諸侯其長謂九命作伯也十二牢十二獻其禮未詳註曰享諸侯而用王禮十有二牢之數者邦盡在是兼享之莫適用也疏曰合諸侯故用十二牢若單享一國則單用太牢也愚謂通言享諸侯蓋二王後亦在其中矣庶具謂庶羞之具百

物極言之也十二牢十二獻之屬以饗伯長獻公侯以下亦各如其命數耳此先言時會殷同饗禮之等數也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壹夫聲○巡守殷國說見大行人眡比等皆也其命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爲上公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命爲侯伯故各視之下放此此特言巡守膳禮之等數也○王氏曰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常膳貴之也諸侯之待王臣令百姓皆具衆美之也盛待王只多則爲褻待百官以少則爲簡以少爲貴者內心也以多爲貴者外心也故禮器云先王之制禮不可寡不可多惟其稱也愚按禮器云王命諸侯而享禮則是王之享侯不可謂侯享王而明齊王氏謂王合諸侯節此諸侯至王國而享天子王巡守殷國節此下適諸侯而諸侯享天子也夫王適侯而侯享王可也猶常亦饗食之義也侯朝王而執禮享王不可也猶郊特牲大夫饗君爲非禮之義也郊特牲云適侯侯膳用犢侯適王王賜之禮大牢貴誠也其義昭然不可亂矣凡諸侯之禮以下四節或謂爲王待諸侯似無容然以大人徵禮句推之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其爲諸侯之相饗又待言乎其言諸侯相待之禮而不

言王待諸侯之禮竊謂其禮亦畧同諸侯自相待可知蓋王之待諸侯畧見於大行人而掌客職不言掌訝儐職言合諸侯及諸侯相賓而不言朝宗覲遇於王皆互見之義也學者詳之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句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腥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鉶舊恐四十二註定爲三十八盌右文三四皆積盡而二八字或傾

側皆叚文也解䡊叚作軹詳從下節定作羅兇下作準皆陳註從
下節䡊東字鑁音叟秏音如乘宏澤大並音豢食並音嗣見音覓
職內同○此以下言諸侯相朝主國待之之等數而此先言其待
上公也積謂飧饔餼並見大行人職賦者每一積之牢禮視一飧
也牽謂生牢而牽陳也言牽者明其無俎豆之屬也腥加豆
桂曰脩言皆脩明脩以外不與也凝介行人者史四者皆從行之
臣皆行禾下氏謂禾積而言也此言始至與其將去積問之禮也
飧五牢不言禾謂死牢也食謂庶羞也簠盛稻粱豆盛菹醢盛
羹簋盛黍稷殽謂節解俎謂解腥俎凡公侯伯子男皆俎一
牢餘四牢皆腥陳列也此言既館致飧之禮也飧小禮故牢
少饔餼大禮故牢多死牢如飧之陳謂節解俎解肉之陳也筥竹器
受五斗其米皆者所食車米眡者所食每牢十車牛米四則米四
十車死牢万則禾万十車十斂曰秉十秉曰秅音秅禾則芻薪百車
也積飧亦有米不薪芻不言蓋省文與此言既朝致饔餼之禮也
秉食謂饈餌及饗饎之屬乘行者也殷中也牢禮之外日致食中
又致賜及於歸焉示念者也此言正禮外之加禮也饗食於廟燕
於寢酌謂酌獻也若有故不行饗食而以幣致則以饗之酬幣食之
侑幣致而歸之也此言正禮中之變禮也凡介之屬皆有饗食燕
其上介有禽獻此皆禮君以及臣也夫人以勞可整大牢佐其君
而卿亦以羔與大牢佐其主此又言內外上下無不盡禮於賓也

○注曰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之數而牢用生牽則無鉶鼎及簠簋之實也積問皆客未至國之禮飧客始至致小禮也食之庶羞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陳於館外東西凡四列簠之稻粱公十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伯八堂上四西東夾各二子男六堂上二西東夾各二豆之薦醢公四十堂上十六西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六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簋堂上之數也鉶之羮公四十二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差也以侯伯子男推之公鉶宜爲三十八堂上十八西東夾各十侯伯二十八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八子男十八堂上十西東夾各四壺之酒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謂飪鼎公侯伯子男皆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凡十有二皆設於西階前簋謂黍稷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設於堂上八西東夾各二腥謂腥鼎公腥四牢每牢九鼎凡三十六鼎侯伯腥三牢凡二十七鼎子男腥二牢凡十八鼎皆設於阼階前此以上皆饔門內之實也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積牢以生殺牢以熟以腥饔餼兼殺積有生有腥有熟死牢如殽之陳飪　牢在西餘腥四牢在東生牢陳於門西芻米積陳於中庭十爲列醯醢夾碑從陳醯在碑東醢在碑西利亦如之此以上皆饔餼門內之實也米禾薪米東也芻薪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

禾槀實并刈者也聘禮記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
秅則三十稯也禾之秉筥字同數異其筥讀爲稯梠之梠米禾二
者皆橫陳於門外米在門東禾在門西凡此門內之實橫陳饔
餼其禮有同有異若門外之實橫陳饔餼其數同也王氏曰
上公致積則有飧牽問禮賓而至故加以飱此奉介行人宰史有
牢也侯伯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尊命將禮亦將也王氏曰先王
之於祭祀致愛與敬承賓亦如之方其祭也王耕以供粢盛后蠶
以爲祭服王祼而后亞祼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以諸臣之所能也
及其承賓也亦王祼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人致飲而終以鄉
皆見而將之也致愛與敬可謂至矣愚按註說頗詳參約儀禮之
聘禮言之也但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本承積而言註乃疑問君侯
以條目反以牢而謂其有牲則誤矣故今删之而存王氏之說

伯四積皆眂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
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
七牢其死牢如飧之數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
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再饗再食再

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再饗舊誤作三饗鄭註引覲禮記定作再饗○此次言待侯伯也侯伯並降於上公飧積數及牢食簠豆壺之數並減五之一問及饔食羔之數減三之一腥與減四之一筥甕各減六之一其鉶數侯伯以下遞減以十飯牢及米禾各如其命數惟鼎簋之數侯伯以下並無減耳夫人致豆籩之屬同而無食之大牢卿膳自大牢而特牛皆從減也餘見上

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壺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腥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饔餼舊誤作饔食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

膳眂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此次言待子男也。子男又降於侯伯，故積及半食甕豆壺又減侯伯四之一。問及饔食燕又減二之一。牢禮又減三之一。饗饔又各減五之二。而夫人壺豆籩則又減而亡也。卿於小國之賓，有不逆館見者，必親見乃致膳，蓋亦減之意與。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此一節又言卿大夫士來聘而主國待之等數也。大聘則卿為使，大夫為上介，士為衆介；小聘曰問，則大夫為使，士為介。介之禮，謂諸侯之介之禮，即上文凡介以下是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去聲。○國新謂新建也。凶荒，歲不登也。札喪謂疫病。禍烖謂兵寇水火。郊外曰野，境外曰外，謂師役在行或變故出亡也。此皆言禮因主國而變也。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稍去聲。○用謂喪具之用。聘禮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是也。有喪謂親喪，若君喪也。牲禮之屬以自奉，而芻稍以給人馬，故唯芻稍之受。饗食必君臣行禮，若牲禮則遣致之而已，故又不受饗食而受牲禮也。此則言禮因賓使及主國而變也。○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有其至也，食而弗愛，豕

安之也愛而兆敬獻壽之也未至也致積如至也致飱既朝享也致饔餼問勞送逆致其勤辭受拜拚致其禮先饗而後食燕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謂饗食也業無算以取歡爵無算以取醉示慈惠也取膳以降奏陔而去貴貴之致行老老之教寓賢賢之教著諸侯心平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繫道是其待之有道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此序掌訝中士八人之職而繫掌之也等即九儀之等其禮樂小行人掌之此又掌以待事而治其治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委積爲道去聲朝音潮○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謂訝士令則令野廬氏也委謂委積之處致者以王命致之也舍即館也待事於客者賓有事將之而訝治之也朝外朝也位次位也復者告於王也亦如之者如其前驅也將幣在廟中由前而後入廟其聯訝至於朝而至廟則自有擯相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訝訝謂即掌訝也凡賓客所欲

治如貢賦政事之屬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也剛黄王氏司訝上也訝士職四方有治於士者造焉而掌訝令之也愚按文義令訝當爲令掌訝非掌訝令訝士也況上文之士既釋爲訝士則此又安得於訝而釋之爲訝士哉

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從從並去聲○從者謂介以下人胥徒也道行曰道凡出賓館及歸而送之出竟者使導其行也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相去聲○鄉有大夫訝以下見聘禮記但聘禮乃聘於侯國之禮其大夫士職衆掌訝此朝聘於王則掌訝之外又有鄉大夫士也士訝不言爵蓋庶人在官者與或曰亦以上中下士遞爲次也凡訝者即鄉大夫士也賓客至而往門聘禮訝賓即館訝將公命也掌訝是專官鄉大夫士是特使故因言之待事於客以事物言詔相其事以禮節言掌其治令即此文所謂令訝訝治之及訝士所謂有治則贊之者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好惡

並去聲。辟、避同。說、悅同。○此序掌交中士八人之職也。節以爲信，幣以爲禮。萬民所聚謂都邑也。德意者德發而爲意，志慮者志動而爲慮。道言，和協，達通，說好也。以宣道於諸侯萬民，使知王所好而行之，王所惡而避之，此以宣上命也。因是諸侯所好者無不協，萬民所說者無不達，此以通下情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掌，行也。通事謂上下相通之事，朝聘之屬也。諭，曉也。九稅者九職之稅，九禮者九儀之禮，九牧者九州之牧，九禁者九法之禁，九戎者九伐之戎。掌通事以結交好，此以通下情而因以諭諸侯萬民，即以宣上命也。○臨川王氏曰：諭九稅使知任土，九禮使知和敬，九牧使知宰屬，九禁使知避罰，九戎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好邦國而諭之，其消謝多矣，不知出此，而徒恃威讓征伐，則非所謂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也。平仲王氏曰：謝掌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避行之，而知王之當慎也。好惡在深宮，而侯職之貞褻，民俗之汙隆見於此。好聲色則聲色進，好土木則土木進，好神仙則神仙進，好財賄則財賄進，好惡亦可危也。又或隱其好惡，上下相遁，而三代之治不可追矣。

掌察

此序掌察中士三十有　人之職，而令闕也。○黃氏曰：掌督察邦國之事也。仲與鄭氏曰：四方侯國求朝，察之以防奸慝也。

掌貨賄。此序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之職。而今闕也。○薛曰。掌邦國所致貨賄也。鄭氏曰。掌邦國交通貨賄者。謂朝聘有時。其常稅往來有數。若非時以貨賄私相交通者。王法所禁也。愚按如疏說。則天官九貢之貨賄及四方幣獻諸良貨賄。皆此事。故掌之以入內府。而以秋官嚴肅之義臨之也。若如鄭說。蓋發上職之意爲言。而一以糾治其姦宄。一以杜遏其從道與。然官名掌貨賄。不名禁貨賄。義恐未然。不如疏說爲安耳。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此序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之職。而先總舉之也。序官每國之屬。謂都家也。本職謂國。皆謂王國也。其國有文書將聽於王國者。朝大夫掌之。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朝音潮。下同。長上聲。○所作謂事。所遣謂故。所正謂政。所使謂令。國之事故。都家之君長所當知。故朝大夫日聽審於朝而告之。至其有政令。又其所當行者。故國令朝大夫以轉令之也。此以國達之都家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因猶從也。都家事有待聽於國

者因其職而後恕之唯大事非其得主故非因也將有不及者則舉而不及於非也有司謂都家司馬也此以都家尊之圖也○王氏曰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非之達也若本事族則朝大夫非惟都家司馬非達故也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以達於國使國之事故改令以告於都家則下事無不上聞上政無不下達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哉

都則。此序都則中下士三人之職而今闕也。餘見序官。

都士。此序都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今闕也。

家士。此序家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今闕也。○按二職註謂都家之士主治都家之獄訟以告方士也。其義最明。而明濬王氏乃謂方士掌都家之獄訟不應復設都士家士以掌之。疑方士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蔡縣師所辨人民出萊六畜車輦與凡賦貢之職而都士家士司之士修而省之也。其說則與註義相背矣。夫方士職既云以時修其縣法歲終則省而誅賞。又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所上之治初不繫縣法而言也。且六官分職都家宗人主禮都家司馬主政都家士主刑若所轄以時修其縣法歲終則省而誅賞者其義係乎誅賞不係乎修其法也。況本官凡稱士者皆理官之名而所上治之治亦猶訝士職凡四

方之有治於亡者之治耳又何必於猜註而更之乎餘見方士